

仁者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分殊。出處為義。失之遠矣。曰。推測一段。其密為得之。加以涵養。尚患不見道也。○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朱子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底。義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親愛兄弟。愛親戚。愛鄉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國家。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等差。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出來。而敬之中。便有許多等差。且賢。便有許多分別。○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

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自斬而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動。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使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別。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

己巳晦翁題

西銘總論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

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

恐於道無補也

問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此篇只發明萬物為一之意如何見得仁體北溪陳氏曰非指與萬物為一處為仁之體乃言天地理流行無間為仁之體也又問此下云實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曰見得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己後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更有何事更何用窮高極遠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

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朱子曰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北溪陳氏曰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入為最要此工夫徹上徹下無所不宜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體只是言其理之一爾爾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物只是言其理出凡已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物出來若於己獨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延平李氏答朱子曰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

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也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問游氏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也是言人物體性之所自來否北溪陳氏曰不止是言體性之所自來須兼事天節目言之皆是日用切己之實無過不及所以謂中庸之理也○西山真氏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未論其旨愚謂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教人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復推明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為天地克肖之子而已故游先生以為即中庸之理也

豈不信哉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  
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  
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  
未見此書

或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  
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  
性說了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是定名  
虛位却不妨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  
虛位大要未說到上頭故伊川言西銘原道之宗祖  
○韓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能究其所  
從來而體察操履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  
見而言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  
推其深淺也○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亦只是見得  
第二層上面一層却不曾見得犬槩諸子之病皆是

如此都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  
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  
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  
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  
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  
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朱子曰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西銘本不曾  
說理一分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西銘通體是  
一箇理一分殊一句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  
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問西銘言理一處某頗  
見之言分殊處却未見曰有父有母有宗子家相此  
即分殊也○問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曰合

下便有一箇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分殊是逐一箇地又曰合下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截只混然中處如此則問他說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如此則問他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箇許多物事都在我身中更那裏去討一箇乾坤問西銘理一分殊曰今人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一而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喚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如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生能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復論云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看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銘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曰然○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其於篇末

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喻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大類皆如此推之舊嘗看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為二截上下推布亦甚分明○西銘大綱是理一分殊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又有分別不可認是一理了只來做一看這裏各自有等級差別且如人可棄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別龜山疑其兼愛想亦未深曉西銘之意○問西銘理一分殊處若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民物等皆是分殊處否曰也是如此地這有兩種看這是一直看更須橫截看若只是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為大君為宗子為大臣為家相其理則一其分未嘗不殊大君為宗子為大臣為家相其理則一其分未嘗不殊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無不如此看見伊川說這意較多龜山便正是疑同胞吾與為近於墨氏之兼愛不知他

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箇理一分殊了。如公所說。地分別分殊。殊得也不不多。這處若不細分。別。直是與墨氏兼愛一般。○問西銘句。是理一分殊。亦只是事。天事親分否。曰。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他。只是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幼。幼為理一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闊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便是這箇。不是。即那事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便是這箇。不是。來形容那事天底做箇樣子。否。曰。是。○西銘之書。橫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為同胞。物為吾與也。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為吾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况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

其中間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問謝良齋說西銘理一分殊。在上之人當理會理一。在下之人當理會分殊。如此。是分西銘錯。曰。然。良齋看得西銘錯。曰。然。

**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

**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也。**

或問橫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朱子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為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濁兼清。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為陽。兩為陰。陽有大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己。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為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道夫問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朱子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己處思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便把那書與之讀耳。又問如此。則未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讀。也是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闢。○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

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

勉齋黃氏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處以下。至顛連無告。如棊局。子之翼也。以下。如人下棊。未曉其意。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至混然中處。此四句。網領言天地人父母。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塞。神為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為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然後可以

為孝子。不然。則謂之悖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

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

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勉齋黃氏曰。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曰。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見者明其所難曉耳。○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徐子融曰。先生曰。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

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

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

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



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共理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夔孫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便易看。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卽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

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患夫勝私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敵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弊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

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為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為無敵也。

如以民為同胞。謂尊高年為老。其老。慈孤弱為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為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為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峯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為兩節。前一節。明人為

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已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

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癯殘疾。惇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

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

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淺乎形者之事也。以此脩身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此。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此。豈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

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即父。父即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是理即天地之理。而天地即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

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爲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維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

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于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極乎高明之所未  
 載聖人之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室而  
 不測形於器語為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  
 者實之礙於理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  
 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合者所以散之日月之  
 明鬼神之所幽風雲之微成能者著知德者流物  
 理以辨人倫所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流物  
 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  
 也。不及乎此者邪說也。推而放諸有准而無細可  
 推而放諸無形而無不盡矣。無大動而准推而無細可  
 至靜而准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動而准推而無細可  
 遺矣。言若斯言矣。○門人蘇昞序曰先生著正蒙書起  
 無有間乎斯言矣。○門人蘇昞序曰先生著正蒙書起  
 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  
 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先生曰。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

之者其在人功而巳。又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何。爾於是輒就其編。會歸義例。略効論語。孟子此書。吾積年致思。所得十七篇。○呂汲公曰。先生云。發端示人而已。其觸廣之。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言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程子曰。橫渠道。是以誠有過者。乃在正蒙。○子厚以清虛一大名。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龜山楊氏曰。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銘。一。蓋伊川謂與孟子。子性善。養氣之深。性命之說。雖揚雄。猶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揚雄。猶未發也。詳味之。乃况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孔子曰。五十。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也。○學當求之聖人。蓋不當徒爲空言而已。○五峯胡氏曰。先生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所以慮深且遠矣。○正人曰。橫渠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正人曰。橫

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故其書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正蒙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序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於此。有伊夫看。得矣。○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綺語自無。工夫看。得矣。○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有未是處。故伊夫看。得矣。○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將向。前去。却欠涵泳。至此。蓋橫渠。只是受辛苦。聖賢便。如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受辛苦。聖賢便。如此。說。試教。明道。說。便。不好。終是。受辛苦。聖賢便。却。只是。說。得。形。而。下。者。皆。是。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處。○正蒙。說。道。體。處。如。大。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思。慮。致。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亦。說。得。有。理。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明

性理大全卷之三



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槩可見矣。○黃瑞節曰。朱子掇取周子張子程子之書。為近思錄。凡六百一十二條。自正蒙來者二十六條。又於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為一書。嘗述靜春劉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章。西銘。自為一書。嘗述靜春劉序。春秋傳序。是也。二序。伊川程子之筆云。

### 大和篇第一

大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朱子曰。此以大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徃而不反。徇生執有者。

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

遂躡等妄意。然而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朱子曰。塊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渣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升降

飛揚所以說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見耳。○問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動一靜便是機處。○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始是如生物底。母子相似。萬物都從這裏出去。升降飛揚便合這虛實動靜兩句。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為之。非兩般也。○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與孔子欲無言。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此等言語都是經煅煉底語。須熟念細看。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或問朱子曰。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為目是也。○形之時。其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

程子曰。神氣相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為神。濁者何獨非神乎。○問太虛之說。本

是說無極。却是說得無字。朱子曰。無極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為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

形而下者。還他是氣。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爾。且太虛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此便是太虛。但雜却氣化說。雖雜氣化說。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各具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月。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其心。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其心。邵子說。心者性之郛郭。

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由太虛有天之名。都。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在實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氣有形而虛無迹。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理。故謂之性也。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天命之謂性。管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是率性之謂道。管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之謂性。這下管此一句。潛室陳氏曰。四者本是。一理。但所謂性。這下管此一句。從太虛上看。則謂之天。天為太極。是也。從氣上看。則謂之性。天命之性。是也。從性與知覺。合與氣合上看。則謂之性。天命之性。是也。從性與知覺。合則謂之心。其實一理爾。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者耳。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問伸是神。屈是鬼否。曰。

氣之方來皆屬陽是神。氣之反皆屬陰是鬼。午前是神，午後是鬼。初一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草木方發生是神，凋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嗑是神，吸是鬼。風雷鼓動是神，收斂是鬼。○上蔡謝氏曰：橫渠說得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

### 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此一段專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此言氣到此已是查滓。蠱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動靜兩端說氣之本。上章言坎然太虛一段。亦是發明此意。○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復有游氣耶。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之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此皆氣合而成之也。○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循環不已者。乾道變七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如麵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散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細如人物。有偏有正。○游是散殊。比如一箇水車。上一下。兩邊只管管。管轉。這便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底一上。一。只管管。管轉。中間帶得水灌漑得所在。便是生人物之萬殊。不覺又生出一箇物。即他這箇幹轉。便是生人物時節。○

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此固是一物但渠所說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却是指那分開底說蓋陰陽只管混了關了混故周子云混兮闢兮其無窮兮○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扇相似扇便是立天地之大義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魄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

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絪縕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氣與志夫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

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三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兩故化。推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朱子曰。此語極精。一故神。自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行乎。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不測。兩故化。自註云。推行於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此。一爾。一是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法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所以神心無窮。○兩者。陰陽消長進退。非一。則陰

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不可得而見。○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

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黃瑞節曰此段日月右行之說與後段異同未詳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皆右行如何曰自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左旋說得好蓋天行其健一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五度四分一度日行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無贏縮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天進三度則日為退三度六日天進六度則日為退六度九日天進九度則日為退九度十二日天進十二度則日為退十二度十五日天進十五度則日為退十五度十八日天進十八度則日為退十八度二十一日天進二十一度則日為退二十一度二十四日天進二十四度則日為退二十四度二十八日天進二十八度則日為退二十八度三十一日天進三十一度則日為退三十一度三十二日天進三十二度則日為退三十二度三十三日天進三十三度則日為退三十三度三十四日天進三十四度則日為退三十四度三十五日天進三十五度則日為退三十五度三十六日天進三十六度則日為退三十六度三十七日天進三十七度則日為退三十七度三十八日天進三十八度則日為退三十八度三十九日天進三十九度則日為退三十九度四十日天進四十度則日為退四十度四十一日天進四十一度則日為退四十一度四十二日天進四十二度則日為退四十二度四十三日天進四十三度則日為退四十三度四十四日天進四十四度則日為退四十四度四十五日天進四十五度則日為退四十五度四十六日天進四十六度則日為退四十六度四十七日天進四十七度則日為退四十七度四十八日天進四十八度則日為退四十八度四十九日天進四十九度則日為退四十九度五十日天進五十度則日為退五十度五十一日天進五十一度則日為退五十一度五十二日天進五十二度則日為退五十二度五十三日天進五十三度則日為退五十三度五十四日天進五十四度則日為退五十四度五十五日天進五十五度則日為退五十五度五十六日天進五十六度則日為退五十六度五十七日天進五十七度則日為退五十七度五十八日天進五十八度則日為退五十八度五十九日天進五十九度則日為退五十九度六十日天進六十度則日為退六十度六十一日天進六十一度則日為退六十一度六十二日天進六十二度則日為退六十二度六十三日天進六十三度則日為退六十三度六十四日天進六十四度則日為退六十四度六十五日天進六十五度則日為退六十五度六十六日天進六十六度則日為退六十六度六十七日天進六十七度則日為退六十七度六十八日天進六十八度則日為退六十八度六十九日天進六十九度則日為退六十九度七十日天進七十度則日為退七十度七十一日天進七十一度則日為退七十一度七十二日天進七十二度則日為退七十二度七十三日天進七十三度則日為退七十三度七十四日天進七十四度則日為退七十四度七十五日天進七十五度則日為退七十五度七十六日天進七十六度則日為退七十六度七十七日天進七十七度則日為退七十七度七十八日天進七十八度則日為退七十八度七十九日天進七十九度則日為退七十九度八十日天進八十度則日為退八十度八十一日天進八十一度則日為退八十一度八十二日天進八十二度則日為退八十二度八十三日天進八十三度則日為退八十三度八十四日天進八十四度則日為退八十四度八十五日天進八十五度則日為退八十五度八十六日天進八十六度則日為退八十六度八十七日天進八十七度則日為退八十七度八十八日天進八十八度則日為退八十八度八十九日天進八十九度則日為退八十九度九十日天進九十度則日為退九十度九十一日天進九十一度則日為退九十一度九十二日天進九十二度則日為退九十二度九十三日天進九十三度則日為退九十三度九十四日天進九十四度則日為退九十四度九十五日天進九十五度則日為退九十五度九十六日天進九十六度則日為退九十六度九十七日天進九十七度則日為退九十七度九十八日天進九十八度則日為退九十八度九十九日天進九十九度則日為退九十九度一百日天進一百度則日為退一百度

注星天全書卷五



以右轉了。禮記月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  
行。一日。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其說可證也。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  
爾。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  
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  
間相從而不可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  
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  
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  
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

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爾。○黃端  
節曰。此段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及證以海水潮汐之候。  
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水中。水環地外。四遊升  
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東方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  
遊過西方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遊在南。故日在其  
上。冬遊在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地有  
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  
之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  
降。則於海水溢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而地  
沉。則於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  
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沙皆再  
其說與地有四遊。相為表裏。然以渾天術觀之。地形斜  
倚。半在地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  
地之中。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天在地。最高  
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  
稍低。故晝夜平。又其南三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天在  
地。上最低。故晝短。又天體高低。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  
降也。潮沙皆繫於  
消長。則惟余襄公海潮圖。序最明。蓋潮之消息。皆繫於  
月。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

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太陽三刻。有奇。潮信之來。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勢大。望前後月之。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亦如之。月於朔之際。月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一月則潮盛於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則潮常大。秋冬則潮常小。蓋歲之有春秋。猶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浮。沉。也。張。子。特。用。舊。說。而。未。之。易。耳。因。附。見。之。

###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矣。

朱子曰。曆家說天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天正。如。一。圓。匝。相。似。赤。道。是。那。匝。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爲。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向。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相。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下。

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聖。時。月。食。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到。望。時。恰。當。著。其。中。闇。處。故。月。食。至。明。中。有。闇。虛。其。闇。至。微。望。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爲。闇。虛。所。射。故。食。○。黃。瑞。節。曰。與。春。秋。疏。云。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故。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月。皆。食。杜。預。云。日。月。不。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又。云。日。月。異。道。交。互。相。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日。出。入。而。與。日。會。曆。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所。餘。而。有。一。交。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道。不。執。道。則。有。薄。蝕。之。變。也。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執。道。則。有。薄。蝕。之。變。也。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交。驗。之。耳。五。代。王。朴。云。自。古。相。傳。皆。謂。近。交。則。日。月。有。食。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相。射。其。理。有。異。今。據。諸。家。之。說。所。謂。九。道。不。行。黃。道。止。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與。黃。道。而。九。也。月。不。行。黃。道。止。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之。內。外。故。謂。之。九。道。之。內。外。一。次。經。凡。十。三。次。經。天。則。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內。外。故。謂。之。九。道。之。內。外。一。次。經。凡。十。三。次。經。天。

生理人言卷五

七

則各一次入一次出也。或六次入七次出。或七次入六次出。或各十三入十三出也。此二六次入七次出。或七次入六次出。皆不與日會。惟有一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有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也。於此時方有食。然而有數。或有不食者。或日同道之際。道有分數。故食亦有月之交。篇載孔疏。二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歲兩交。十年食百餘。何也。此杜預所謂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也。朱子與王朴之說。合日月之相掩與閏虛食之理也。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鈞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朱子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

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朔日。以爲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鈞。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鈞。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中。方得見其晦。月之時。亦復見其人。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之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此見其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古今皆言。月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蓋晦日。則與日相疊了。或從上過。或從下過。皆不受光。至望日。則三方漸離。開了。人在下面。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問。月中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略有一半。如弓之非。上弦。下也。○問。弦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非。上弦。下也。

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一半否。曰。二分至亦是四分取一半。曆家謂紆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看。皆四分天之。一○黃瑞節曰。紆前縮後云者。曆家謂春分月弦東井。一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前日在後也。近遠三云者。曆家以周天為四分。近一分。遠三分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網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

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或問程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度。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行九百四十分。日之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及天十三度。九十九分。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積三百六十九日。九百四十分。得全日三百四十四日。

八。餘分不盡三積。五千九百八十八。通計得八。如日法九百四十四。而一  
 得六。不盡三積。五千九百八十八。通計得八。如日法九百四十四。而一  
 十分。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八。是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二  
 月。月有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九。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多二  
 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九。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多二  
 盈。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九。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多二  
 八。百一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九。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多二  
 六。百一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九。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多二  
 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九。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多二  
 瑞節。日曆家以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九。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多二  
 日。之二百三十九。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多二  
 餘分。積五千九百八十八。者。一會。餘四分。九百九十九。所謂分  
 二。會乘之。得五千九百八十八。者。一會。餘四分。九百九十九。所謂分  
 十。得六日也。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九。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多二  
 者。得六日也。如算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九。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多二  
 六。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二百四十八。者。將餘分。五。與天行。積三百  
 六。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二百四十八。者。將餘分。五。與天行。積三百  
 行。積三百六十四日。而日行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與天行。積三百  
 行。積三百六十四日。而日行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與天行。積三百

十二分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  
 十二分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  
 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日。行所多。二十七  
 分。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日。行所多。二十七  
 行。少。通得。三十二日。又六日。單一分也。五歲再閏。合  
 五。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五。十。日。又。三。百  
 七。十。五。分。也。一。百。九。十。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  
 少。通。得。整。日。一。百。九。十。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  
 一。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日。法。九。百。四。十。分。而  
 一。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日。法。九。百。四。十。分。而  
 通。二。百。九。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三。十。三。分。也。今。為。七。閏。月。每。月  
 通。二。百。九。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三。十。三。分。也。今。為。七。閏。月。每。月  
 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二。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  
 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二。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  
 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九。十三。分。并。二。百。單。三。日。通。而。一  
 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九。十三。分。并。二。百。單。三。日。通。而。一  
 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朔。分。齊。而。為。一。章。也。  
 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朔。分。齊。而。為。一。章。也。  
 閏。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朔。分。齊。而。為。一。章。也。  
 閏。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朔。分。齊。而。為。一。章。也。  
 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此。所。謂。氣。朔。分。齊。而。為。一。章。也。  
 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此。所。謂。氣。朔。分。齊。而。為。一。章。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歛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曠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為雷也。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飛電之類。曠。霾。黃霧之類。皆陰

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電水穢濁或青黑色。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夫與地之道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

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問陰陽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西山真氏曰日火外景金水內景本淮南子之說道家謂日火揚光於外故日有食火有滅金水潛光於內故無窮以此為養生之法收視反觀潛神不曜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體物猶言為物之體也蓋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以為骨子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本是言物以天為體事以仁為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體物為物之體猶言幹事為事之幹也出王之王音往言往來游衍無非是理無

一物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

彼神之道與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

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成爲

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

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

已焉

或問朱子曰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

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

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一作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

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

神示者歸之始。歸往

者。來之終。○朱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一說。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

有所歸矣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

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象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這氣何以撐拄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為晝夜無寒暑何以別其為冬夏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

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

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朱子曰。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

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己也。

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西山真氏曰。過化存神。此四字本出孟子。過化謂聖人凡所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存神妙。正意只是如此。至橫渠先生乃謂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謂我能全其性。而不爲情所蕩而失其性。則其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自有理。我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己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過弗留。如水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乎。其問則事過弗留。如水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生多本其說。獨文公解經。每務平實如此。然橫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

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中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朱子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二義。愚謂只是生息。○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爲言耳。此處要錯綜周徧而觀之。

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人死便是歸祖。考來格便是神。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

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改與為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

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

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

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

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

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

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

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飢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

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



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問冰水之說。何謂近釋。朱子曰。水性在冰。只是凍凝成箇冰。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冰復歸於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猶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否。曰。是。除了器。口。光。便不見。却無形了。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我所喪爾。明天人之本無二。

上違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

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或問朱子曰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為體這道理古人晝夜無須息故曰不能已○問性只是理安能感恐此語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感固是心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

大末喪本焉爾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

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論天地之性。○氣質之性。○氣質之性。即此體墮在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即此體墮在五行所為性。爾非別有一性也。○氣質之性。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會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子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蓋自其本。然而言之。不雜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中也。其以天地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然其以天地為言。特指其純粹之善。乃天地賦予之本也。其以天地為言。特指其純粹之善。乃天地賦予之本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氣。盛則金之氣衰。衰則金之氣盛。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衰則金之氣盛。故仁常多而義常少。

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也。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質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五性具焉。則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之者也。程子亦曰。學至氣質變化。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亶亶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

而曰成之者性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朱子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

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者。皆是德。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脩天而已。蓋死生脩天。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其。本。然。命。德。命。能。順。天。理。○。問。先。生。舊。說。性。命。都。由。氣。之。命。為。聽。命。之。命。今。以。命。與。性。字。平。說。所。以。後。面。分。言。性。字。看。當。云。理。不。知。如。何。曰。命。字。較。輕。問。若。將。性。命。分。作。兩。字。看。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曰。橫。渠。文。字。自。如。此。○。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別。曰。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將。梳。篦。盛。得。來。大。梳。篦。盛。得。多。小。梳。篦。盛。得。少。淨。潔。梳。篦。盛。得。清。汙。漫。梳。篦。盛。得。濁。○。潛。室。陳。氏。曰。義。理。不。勝。氣。稟。則。性。與。命。皆。隨。氣。稟。中。去。所。以。多。不。善。若。義。理。勝。氣。稟。則。性。與。命。皆。向。義。理。中。來。所。以。為。善。德。謂。義。理。勝。血。氣。氣。謂。血。氣。之。性。學。問。之。道。無。他。不。過。欲。以。義。理。勝。血。氣。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

不弘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

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己也迷天理而時措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

好者其必由學乎

朱子曰。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爲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

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

心為有外矣。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問體之義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用之體不同。○問不以見聞格其心曰：此是說聖人盡性事。今人理會學，先於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得一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打格，只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問如何是不足，以合天心曰：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為有外。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着。此心便瞥入虛空裏去了。夫子為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其弊至此。學者未可。○西山真氏曰：朱子云：蓋慮以是疑張子之說也。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

心可乎

人謂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

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朱子曰非以身體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却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體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己耳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是箇義理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爲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

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

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田於一身之小

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流道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黃瑞節曰。張子所引論語未見其止。其說與舊解不同。舊解對進而言。則止爲已義。張子以止爲聖人之極功。故言顏子未至聖人之止。未詳是。否。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嘆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

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得。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

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者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徒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

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云蓋與互鄉之進也。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

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洒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

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

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爲謀度。皆意也。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

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字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

正蒙二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

至焉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脩己以安人。脩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况可慊於天下。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暘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助寡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

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

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爲異物。和爲徇物。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剝。故不習而無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

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爲能以屈爲伸。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敬禮之興也。不如此則禮不行。

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定而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  
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已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黃瑞節曰于與迂同。出文王世子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縻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爲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黃瑞節曰張子用詩語而以不革爲不革命未詳是否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脩己安百姓堯舜病

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  
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  
尼非天命耶

山棗藻稅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  
興僑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  
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爲獻子之所  
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  
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  
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  
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  
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

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立斯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立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棄田。得而



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

進翼如也。

此翼如左，右在君也。

沒階趨進翼如。

張拱而翔。

賓不顧矣。相君送

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紆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

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

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文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行脩言道。別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

### 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間。亦有存。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

犬緊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程子曰。禮之與樂。只在進反之間。使得性情之正。朱子曰。樂記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減是退讓。擲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着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

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程子曰。意與志異。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不同也。

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爲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不僭不賊，其不伎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側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己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執不得反，亦理也。

克己行法爲賢，樂己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

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言從作乂。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患民

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王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要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野允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顯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



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一本大作又無其爻二字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

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羸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  
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  
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

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賤則於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

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潛室陳氏曰。橫渠此說。不要作得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

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專指為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

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己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





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為邪也終其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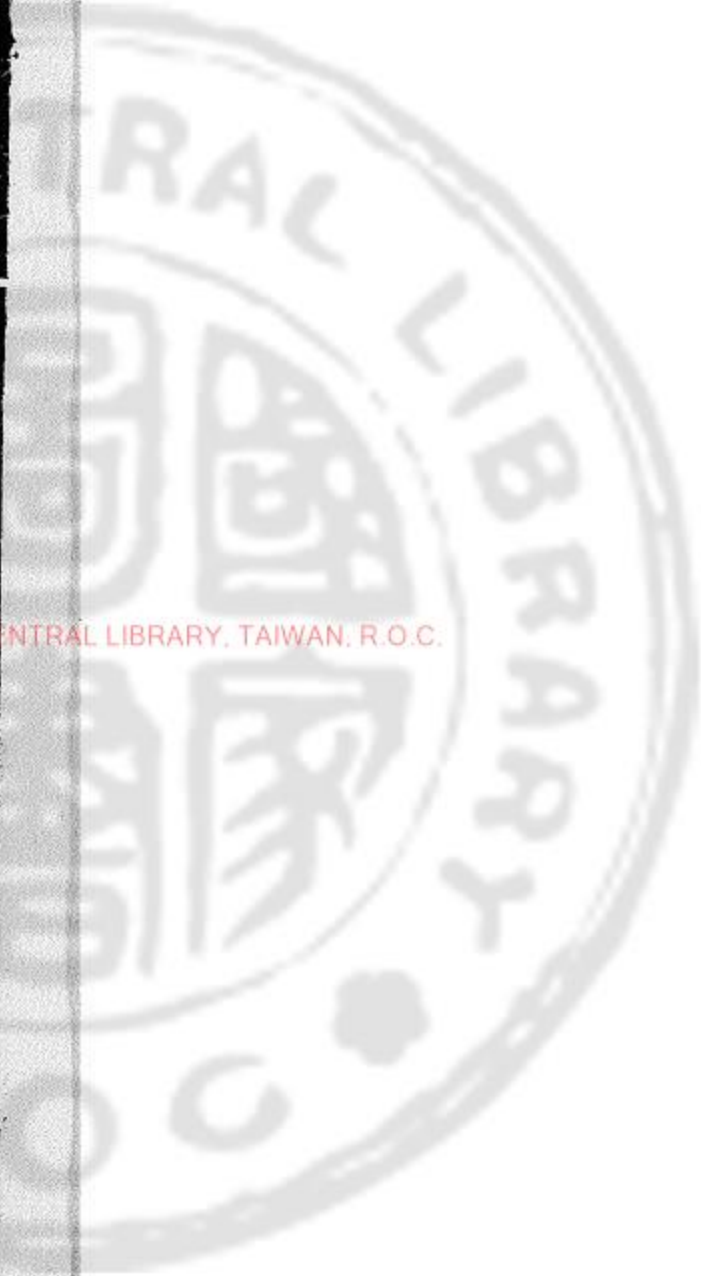
至健而易去上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于八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厝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在顛躁人之象也。

坎爲血卦。因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

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且躁也。

艮爲小石。啟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或一本作且字

兌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乾爲大赤。正色也。爲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爲萑葦。爲蒼莨竹。爲專。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

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因爻象之旣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

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己而行正也。故訊疾踏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之。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十三舞焉。

興己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稽。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



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絢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在帝

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潛室陳氏曰：一陟一降，初無定所。此言上下無常，而常若有所見於庭，真有物臨之者。豈非存誠無邪之驗邪。在帝左右，天理無時離吾身，豈非進脩欲及時邪。

江沱之媵，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媵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芣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至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寢明，能取是於民哉。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嗟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綢直如髮，貧者紛緝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采芩之詩。舍旃則無然。爲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教。不語其材武者異矣。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逆。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爲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

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朱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常棣別。且是兩般物。夫子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不與上文通。漢儒合為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為反經合道也。○黃瑞節曰。張子誤以唐棣為常棣。又誤襲漢儒之失。然以為為仲尼去之。甚善。蓋則詩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駘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

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涂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也。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已。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

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

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敘而

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 王禘篇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

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為六矣諸侯不  
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  
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  
矣

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商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  
對互而言爾

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  
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  
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也周改禘為禴  
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

所謂天子禴禘禘嘗禘烝既以禘為時祭則禘可同

時而舉

禘以物薄而

諸侯禘禴

如天子

禘一禴一禘言於夏

禘之時正為一祭特一禘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

此矣下又云嘗禘烝禘則嘗烝且禘無疑矣若周制亦當  
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黃瑞節曰禘禘之說不一禮記方鄭二家皆非是往往往

因王制所說四時祭名有所謂禘遂何以大禘釋之張

子云假其一名以見時祀之數此語最明今考以禘為四

時之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大禘時禘配之只祭此二位其禮

極嚴禘有二有禘有禘大禘時禘祭始祖與親廟而

不及禘廟也大禘者三年而禘則合巳毀未毀之廟而

祭于始祖之廟也毀廟即禘廟也方氏分禘為二而  
也王制所謂禘禘與大禘之禘不同張子所云假禘之  
名以見數是已天子禴禘者春祭時物不備故每廟特

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祫禘祫嘗。祫者夏秋冬三時之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

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

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

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

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

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

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

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

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

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

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

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

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

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

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

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

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

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

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

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

之殤者。以己為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見曾子問註

黃瑞節曰。禮記喪服小記篇。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祔故也。庶子不祭殤與無

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殤者。明其宗也。鄭氏註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

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

惟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殤祭之。曾子問篇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

鄭氏註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有異居之道也。凡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亦然。○大宗小宗。說見家禮。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遷之。

禮記卷之八

三

大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大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之。而特祫之。不當祫。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朱子禘祫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

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二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高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顏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

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

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

曰世室。亦曰祧。鄭註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廟。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名也。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

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之二廟

而遷其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效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也。主祭者沒。則祔于穆。之近廟。而遞遷也。見穀梁傳及註。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毀也。

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

同。但毀廟之主。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

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父。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

也。周制。自后稷為太祖。不啻為昭。鞠為穆。以穆以下。十二世

至。大王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

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又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

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邦晉。應

仲。號叔。王季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

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在門。與是。三代之制。其詳

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

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

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黃瑞節曰。禮記祭統篇曰。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

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鄭氏註云。同之為言

謂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詔祝。告事於尸也。出

於祊。謂索祭也。○張子語錄。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

其精神合也。○祊。伯更反。調。作貢反。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

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諡。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

義。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

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有不同。諸侯以

字為諡。切恐諡本氏字。傳寫之訛。先儒承訛。解將去。義

理不通。如舜生焉。洎武王遂賜胡公。滿為焉。姓。即因生



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即以字為氏。因以為族。杜預點諸侯以字為句。亦是強解。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藏朔之處。

告祖而行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公之士。及大夫之眾臣。為眾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眾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有疑官長自辟除。

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

黃瑞節曰。周禮六官之屬。皆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賜官使臣其屬也。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為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為謙讓而。

已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  
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  
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  
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  
其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爲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取西銘首句爲篇名。今自爲一書不復載。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  
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  
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舍氣有象否。非

象有  
意否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  
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  
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

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叢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叢然起見。則幾矣。

有無一。內外合。

庸聖同

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

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感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

在天在人。惟屈伸動靜終始之其究一也。

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

物而謂之性。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向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

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

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竟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

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悟則有義有命。

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

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

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

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陰濁。遂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

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况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竟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

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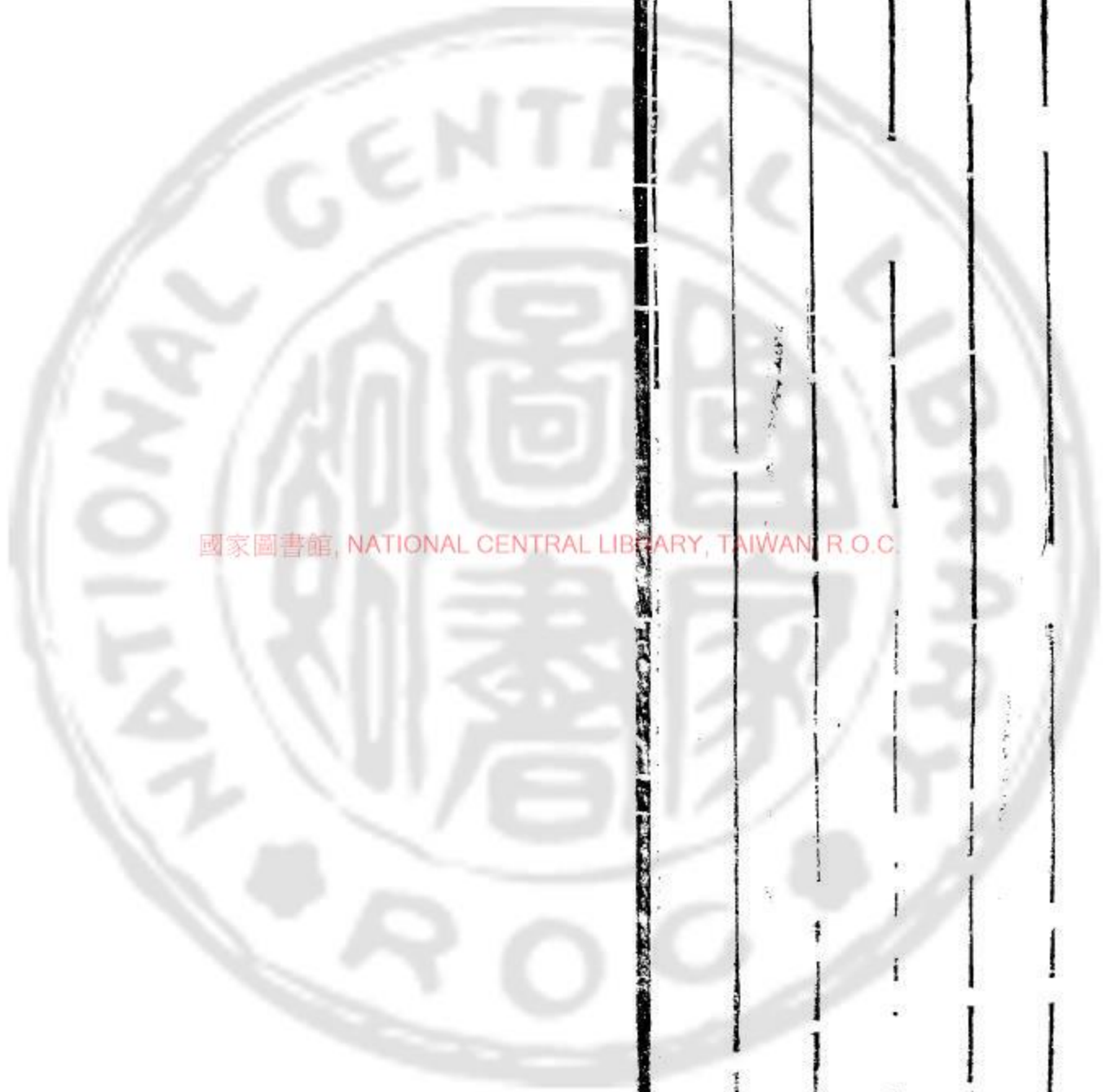
程子答張子書云。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

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見彷彿爾。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豁暢。又曰。子厚謹嚴。便自有迫切意象。無寬舒之意。○朱子曰。此章即東銘。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失兩字。因作圖子與西銘對看。○伊川云。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是。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答江仲謀論正蒙書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旨。不外是。然聖賢言之。亦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恐須反覆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錄錄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文而不差。然後為得也。○黃瑞節曰。張子有文集。諸經說語。錄皆其門人記錄之書。朱子取以入近思錄。凡八十條。惟正蒙。朱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知言蓋五。○又按東萊呂氏云。知言勝正蒙。朱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知言蓋五。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

--	--	--	--	--	--	--	--	--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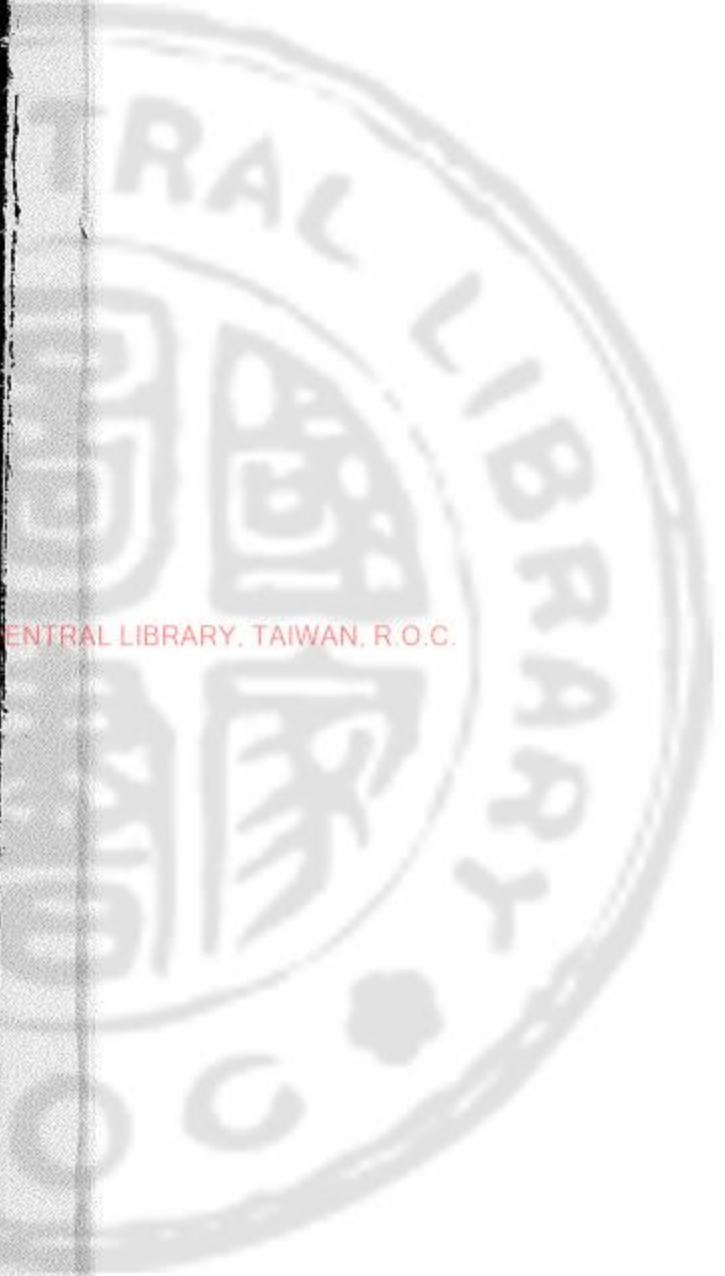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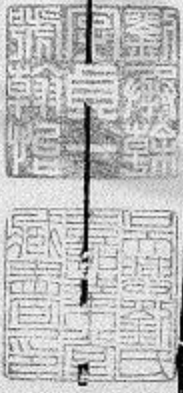
卷之六

三十一

性理大全書卷之七

皇極經世書一

邵伯溫曰皇極經世書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則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會經運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帝堯至于五代歷年表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者也五之六以運經世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自帝堯至于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者也自七之十則以陰陽剛柔之數窮律呂聲音之數以律呂聲音之數窮動植飛走之數易所謂萬





物之數也。其十一之十二。則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爲書。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之治亂較然可見矣。故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焉。○西山蔡氏曰。皇極經世之書。康節先生以爲先天之學。其道一本於伏羲卦圖。但其用字立文。自爲一家。引經引義。別爲一說。故學者多所疑惑。要當且以康節之書。反覆涵泳。使倫類精熟。脉絡通貫。然後有得。若其宗要。則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也。是故由用而之體。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

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即體而之用。則自六十四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十六。自十六而八。自八而四。自四而二。自二而一。一者。大極也。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蓋嘗謂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揚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天竒地耦之畫。陽九陰六之數。四千九十有六之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有以加乎此哉。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

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耳。

嵩山晁氏曰。邵雍堯夫。隱居博學。尤精於易。能前知來物。撰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起於堯即位之元年甲辰。終於周顯德五年己未。編年紀興亡治亂以符其學。世稱康節之易。先天之編也。有觀物內外篇。內篇解。則其子伯溫所著也。趙氏震曰。皇極經世書。元會運世六卷。凡三十四篇。如易之上經。聲音律呂四卷。凡十六篇。如易之下經。觀物十二篇。之文。所以暢二數之義。如易之有繫辭焉。夫道不困於數。而事於數。實該乎道。昔之許才氣者。雖使十年不仕。而事於數。康節殆未之許。吁。是豈易言也哉。

按本書六十二篇。并門弟子所記外篇上下。通六十。有列甲子繫歲紀事。以驗夫更唱迭和。為得經。其次十六篇。則以聲音律呂。夫更唱迭和。為得失。其次十六篇。則以聲音律呂。夫更唱迭和。為得四。篇之八。百。則皆以窮夫萬物之數。其後內。外。十。要約。後。邵。溫。氏。嘗。著。一。元。消。長。等。圖。以。括。其。謂。其。於。一。書。足。以。盡。推。究。其。圖。而。推。衍。之。著。為。經。子。康。節。全。書。但。取。蔡。氏。指。要。諸。圖。增。以。諸。家。釋。例。纂。為。二。卷。列。於。內。外。十。四。篇。之。首。庶。幾。觀。者。即。圖。以。明。其。數。因。文。以。求。其。理。則。由。後。者。因。其。文。復。以。漁。樵。問。答。及。無。名。公。傳。附。於。後。者。因。其。文。意。與。是。書。有。相。發。明。故。也。

纂圖指要上

西山蔡氏曰。龍馬負圖。伏羲因之。以畫八卦。重之。

爲六十四卦。初未有文字。但陽奇陰耦卦畫次序而已。今世所傳伏羲八卦圖以圓函方者是也。康節曰。上古聖人皆有易。但作用不同。今之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周易。若然。則所謂三易者。皆本於伏羲之圖。而取象繫辭以定吉凶者。名不同耳。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連山歸藏雖不傳。意其作用必與周易大異。然作用雖異。其爲道則同一太極也。皇極經世之書。命數定象。自爲一家。古所未有。學者所未見。然亦皆出於伏羲卦畫奇耦之序。其爲道亦同一太極也。今以伏羲卦圖列之。

於前而以皇極經世疏之於後。則大略可見矣。

伏羲始畫八卦圖

坤 艮 坎 巽 震 離 兌 乾

八卦

四象

兩儀

太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山蔡氏曰。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其法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實則大極判而為陰陽。陰陽之中。又有陰陽。出於自然。不待智營而力索也。其叙首乾而尾坤者。以陰陽先後為數也。

八卦正位圖



邵伯溫曰。先君云。天地定位。乾與坤對也。山澤通氣。良與兌對也。雷風相薄。震與巽對也。水火不相射。離與坎對也。此伏羲之易也。乾之初交於坤之初。得震。故為長男。坤之初交於乾之初。得巽。故為長女。乾之二交於坤之二。得離。故為中女。乾之上交於坤之上。得艮。為少男。坤之上交於乾之上。得兌。為少女。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復之初九交於姤之初六。得一陽。姤之初六交於復之初九。得一陰。復之二交於姤之二。得二陽。姤之二交於復之二。得二陰。復之三交於姤

之三。得四陽。姤之三交於復之三。得四陰。復之四交於姤之四。得八陽。姤之四交於復之四。得八陰。復之五交於姤之五。得十六陽。姤之五交於復之五。得十六陰。復之上交於姤之上。得三十二陽。姤之上交於復之上。得三十二陰。陰陽男女皆得順行。此所以生六十四卦也。○西山蔡氏曰。大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其法自子中至午中為陽。初四爻皆陽。中前二爻皆陰。後二爻皆陽。上一爻為陰。二爻為陽。三爻為陰。四爻為陽。自午中至子中為陰。初四爻皆陰。中前二爻為

陽後二爻為陰。上一爻為陽。二爻為陰。三爻為陽。四爻為陰。在陽中上二爻。則先陰而後陽。陽生於陰也。在陰中上二爻。則先陽而後陰。陰生於陽也。其叙始震終坤者。以陰陽消息為數也。

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圖

乾 夫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履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無妄 隨 噬嗑 震 益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同人 革 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遜師蒙坎渙解未困訟升

濟

蠱井巽恒鼎大過姤復頤屯

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理大全書卷一

九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謙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西山蔡氏曰。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一卦之上各有八卦也。實則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也。大傳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者是也。此陰陽流行之數。前三十二卦為陽。後三十二卦為陰。古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今來者也

性理大全書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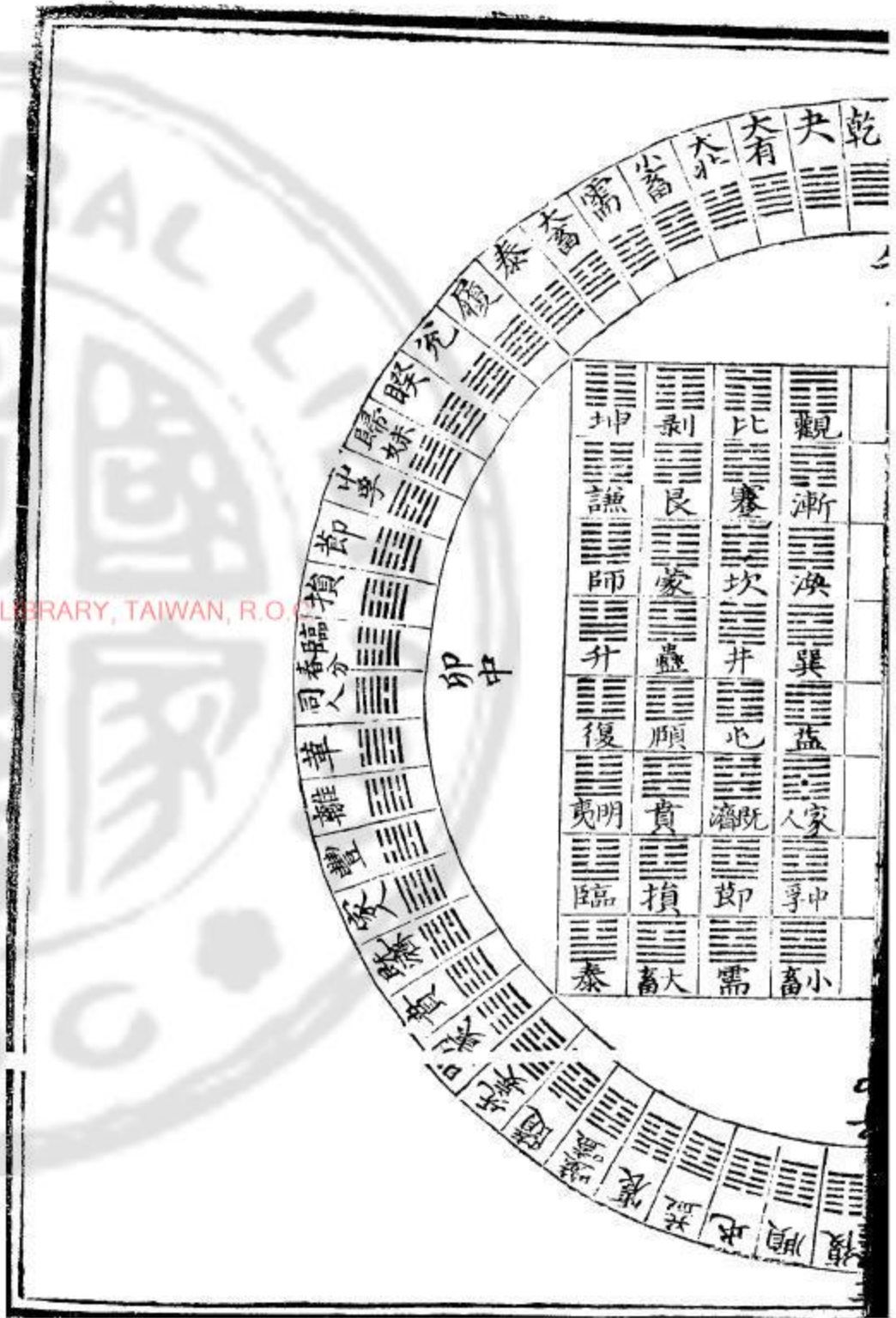


# 六十四卦方圓圖



性理大全書卷七

邵伯温曰。先君曰。上世聖人皆有易作用不同。其道一也。今之易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曰周易。伏羲之易無文字語言。獨有卦畫次序而已。孔子於繫辭實述之矣。圓者為天。方者為地。天地之理皆在是也。○西山蔡氏曰。六十四卦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者也。



陽九陰六用數圖

老陽用九數

老陰用六數

四因九得三十有六。是為老陽之數。

四因六得二十有四。是為老陰之數。

六因三十有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為乾卦之數。

六因二十有四得一百四十有四。是為坤卦之數。

以二百一十有六合一百四十有四得三百六十為一晷之數。

月日時同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二百一十有六得六千

九百一十有二之數。

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四十有四得四千

六百有八之數。陽各十四卦中三百八十四爻。陰各居其半。故用三十二因之。

以六千九百一十有二合四千六百有八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為萬物之數。

少陽數七

少陰數八

四因七得二十有八。是為少陽之數。

四因八得三十有二。是為少陰之數。

六因二十有八得一百六十有八。是為乾卦之數。  
六因三十有二得一百九十有二是為坤卦之數。

以一百六十有八合一百九十有二亦得三百六十。是為一暮之數。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六十有八得五千三百七十有六之數。

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九十有二得六千一百四十有四之數。

以五千三百七十有六合六千一百四十有四亦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為萬物之數。聖人所以

不書者以周易用九六而不用七八也。

朱子曰。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者。不是萬物盡於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萬。以萬數來當萬物之數耳。

性理大全書卷之七



性理大全書卷之八

皇極經世書二

纂圖指要下

經世衍易圖

太陽

太陰

少陽

少陰

陽

陰

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性理大全書卷八

一力一學一司

一重一清之階

少剛 

剛 

少柔 

靜 

太剛 

柔 

太柔 

西山蔡氏曰。一動一靜之間者。易之所謂太極也。動靜者。易所謂兩儀也。陰陽剛柔者。易所謂四象也。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少剛少柔。太剛太柔者。易所謂八卦也。



經世天地四象圖

☰

☷

☱

南

極五

北

☳

☴

☶

太陽	太陰	少陽	少陰	少剛
日	月	星	辰	石
暑	寒	晝	夜	雷
性	情	形	體	木
皇	帝	王	伯	易
元	會	運	世	歲
目	耳	鼻	口	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少柔

土

露

草

聲

月

書

太剛

火

風

飛

氣

日

詩

太柔

水

雨

走

味

辰

春秋

西山蔡氏曰。動者為天。天有陰陽。陽者動之始。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是為天之四象。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四者天之所變也。暑變物之性。寒

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萬物之所以感於天之變也。靜者為地。地有柔剛。柔者靜之始。剛柔之中。又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是為地之四象。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萬物之所以應於地之化也。暑變走。飛草木之性。寒變走。飛草木之情。晝變走。飛草木之形。夜變走。飛草木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天地變化參伍錯綜而生萬物也。萬物之感

於天之變。性者善目。情者善耳。形者善鼻。體者善口。萬物應於地之化。飛者善色。走者善聲。木者善氣。草者善味。蓋其所感應有不同。故其所善亦有異。至於人。則得天地之全。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自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蓋天地萬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剛柔。故靈於萬物而能與天地參也。人而能與天地參。故天地之變有元會運世。而人事之變亦有皇帝王伯。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為生長收藏。皇帝王伯有易書詩春秋。為道德功力。是

故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各相因而為十六。皇帝王伯。易書詩春秋。道德功力。亦各相因而為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故物之巨細。人之聖愚。亦以一十百千四者相因而為十六。千千之物為細物。千千之民為至愚。一一之物為巨物。一一之民為聖人。蓋人者萬物之最靈。聖人者又人倫之至也。自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萬物。自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而盡太極之道。則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矣。故其說曰。一動一靜。天地之

至妙歟。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歟。一動一靜之間者。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所謂太極也。又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所謂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造化在我者也。蓋超乎形器非數之能及矣。雖然。是亦數也。伊川先生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康節之數。先生未之學。至其本原則亦不出乎先生之說矣。

經世天地始終之數圖

一	一	二	一
乾一	大有三百六十	夬十二	大壯四千三百二十
元之元 日之日 乾之乾	元之運 日之星 乾之離	元之會 日之月 乾之兌	元之世 日之辰 乾之震
二	二	二	四
履十二	睽四千三百二十	兌一百四十四	歸妹五萬千八百四十
會之元 月之日 兌之乾	會之運 月之星 兌之離	會之會 月之月 兌之兌	會之世 月之辰 兌之震

八一	七一	六一	五一
泰 五萬五千九百七萬二千 <small>元之辰 日之水 乾之坤</small>	大畜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small>元之日 日之火 乾之艮</small>	需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small>元之月 日之土 乾之坎</small>	小畜 三萬九千六百 <small>元之歲 日之石 乾之巽</small>
八二	七二	六二	五二
臨 六千七萬八千四百六萬四千 <small>會之辰 月之水 兌之坤</small>	損 五萬五千九百七萬二千 <small>會之日 月之火 兌之艮</small>	節 一千八百六萬二千四百 <small>會之月 月之土 兌之坎</small>	中孚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small>會之歲 月之石 兌之巽</small>

四三	三三	二三	一三
豐 二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small>運之世 星之辰 離之震</small>	離 十一萬九千六百 <small>運之運 星之星 離之離</small>	革 四千三百二十 <small>運之會 星之月 離之兌</small>	同人 三百六十 <small>運之元 星之日 離之乾</small>
四四	三四	二四	一四
震 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small>世之世 辰之辰 震之震</small>	噬嗑 二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small>世之運 辰之星 震之離</small>	隨 五萬八千八百四十 <small>世之會 辰之月 震之兌</small>	无妄 四千三百二十 <small>世之元 辰之日 震之乾</small>

四五	三五	二五	一五
恒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鼎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大過二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姤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歲之世 石之辰 巽之震	歲之運 石之星 巽之離	歲之會 石之月 巽之兌	歲之元 石之日 巽之乾
四六	三六	二六	一六
解六萬二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未濟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困六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訟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月之世 土之辰 坎之震	月之運 土之日 坎之離	月之會 土之月 坎之兌	月之元 土之日 坎之乾

八三	七三	六三	五三
明夷二千五百五十五萬五千三百六十二萬	賁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六十六萬	既濟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家人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運之辰 星之水 離之坤	運之日 星之火 離之艮	運之月 星之土 離之坎	運之歲 星之石 離之巽
八四	七四	六四	五四
復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一萬四千七百四萬	頤二千五百五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屯六千七萬二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益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世之辰 辰之水 震之坤	世之日 辰之火 震之艮	世之月 辰之土 震之坎	世之歲 辰之石 震之巽

四七	三七	二七	一七
小過 二千二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旅 日之運 火之星 艮之離 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咸 日之會 火之月 艮之兌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遯 日之元 火之日 艮之乾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四八	三八	二八	一八
豫 辰之世 水之辰 坤之震 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晉 辰之運 水之星 坤之離 二千二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萃 辰之會 水之月 坤之兌 六千七百八十四萬六千	否 辰之元 水之日 坤之乾 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八五	七五	六五	五五
升 歲之辰 石之水 巽之坤 七萬二千一百二十萬	蠱 歲之日 石之火 巽之艮 六萬四千六百六十七萬	井 歲之月 石之土 巽之坎 二千五百萬三千三百九十二萬	巽 歲之歲 石之石 巽之巽 六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八六	七六	六六	五六
師 月之辰 土之水 坎之坤 八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二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萬	蒙 月之日 土之火 坎之艮 七萬二千一百二十萬	坎 月之月 土之土 坎之坎 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	渙 月之歲 土之石 坎之巽 二千五百萬三千三百九十二萬

七	五	七	七	八
漸六萬四百六十六萬一千七百六十萬	觀七十一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二百二十萬	蹇七十一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	比八百一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萬	謙二千六百一十三萬三千三百八十八萬三千二百二十萬
日之歲 火之石 艮之巽	辰之歲 水之石 坤之巽	日之月 火之土 艮之坎	辰之月 水之土 坤之坎	日之辰 火之水 艮之坤
八	五	八	六	八
艮二百一十七萬六千七百八十二萬三千三百六十萬	剝二千六百一十三萬三千三百八十八萬三千二百二十萬	坤三百四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六萬二千六百一十三萬三千三百八十八萬三千二百二十萬	坤三百四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六萬二千六百一十三萬三千三百八十八萬三千二百二十萬	坤三百四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六萬二千六百一十三萬三千三百八十八萬三千二百二十萬
日之日 火之火 艮之艮	辰之日 水之火 坤之艮	辰之辰 水之水 坤之坤	辰之辰 水之水 坤之坤	辰之辰 水之水 坤之坤

邵伯温曰陽一陰二故陽之生陰二而六之為十二陰之生陽三而十之為三十又曰以日經月為元之會其數十二月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為元之會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為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為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西山蔡氏曰天地之數窮于八八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數極于六十四也陽數以三十起者一月有三十日一世有三十年也陰數以十二起者一日有十二辰一歲有十二月也天地之數至于八八而遂窮乎曰窮則變變則生蓋



生生而不窮者也。元會運世即歲月日辰。日月星辰即水火土石猶形影聲響也。故經世舉元會運世而不及歲月日辰舉日月星辰而不及水火土石也。

黃氏瑞節曰。經世元天之始終之數以十二乘三十一也。元覆

乘之也。元會之數以十二乘一也。元

之運三十是以六十乘十二也。元會元以四千三

百二之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即乾之乾元會即乾之兌元

經世之元會運世即乾之乾元會即乾之兌元之巽元

良坤之元會運世即乾之乾元會即乾之兌元之巽元之坤元

月即乾之離元世即乾之震元歲即乾之辰元會即乾之巽元

之元會即乾之巽元之坤元

放元此

經世平四卦數圖天即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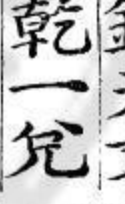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邵伯温曰。乾之數一。兌之數二。離之數三。震之數四。巽之數五。坎之數六。艮之數七。坤之數八。交相重而為六十四焉。乾兌離震在天為陽。在地為剛。在天則居東南。在地則居西北。巽坎艮坤在天為陰。在地為柔。在天則居西北。在地則居東南。陰陽相錯。天文也。剛柔相交。地理也。○西山蔡氏曰。八卦之數。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先天之序也。一一為乾。以至八八為坤。參伍錯綜。無不備也。圓者為天。方者為地。一二三四為陽。五六七八為陰。即先天圖也。一一起于南。八八終于北者。以少為息。多為消也。

經世一元消長之數圖 晷數

元		會		運		世	
日	甲	月	子	星	三	辰	辛
月	子	星	三	辰	辛	年	一萬
月	丑	星	六	辰	七	年	二萬
月	寅	星	九	辰	十	年	三萬
月	卯	星	十二	辰	十三	年	四萬
月	辰	星	十五	辰	十六	年	五萬
月	巳	星	十八	辰	十九	年	六萬
月	午	星	二十一	辰	二十二	年	七萬
月	未	星	二十四	辰	二十五	年	八萬
月	申	星	二十七	辰	二十八	年	九萬
月	酉	星	三十	辰	三十一	年	十萬
月	戌	星	三十三	辰	三十四	年	十一萬
月	亥	星	三十六	辰	三十七	年	十二萬
月	子	星	三十九	辰	四十	年	十三萬
月	丑	星	四十二	辰	四十三	年	十四萬
月	寅	星	四十五	辰	四十六	年	十五萬
月	卯	星	四十八	辰	四十九	年	十六萬
月	辰	星	五十一	辰	五十二	年	十七萬
月	巳	星	五十四	辰	五十五	年	十八萬
月	午	星	五十七	辰	五十八	年	十九萬
月	未	星	六十	辰	六十一	年	二十萬
月	申	星	六十三	辰	六十四	年	二十一萬
月	酉	星	六十六	辰	六十七	年	二十二萬
月	戌	星	六十九	辰	七十	年	二十三萬
月	亥	星	七十二	辰	七十一	年	二十四萬
月	子	星	七十五	辰	七十二	年	二十五萬
月	丑	星	七十八	辰	七十三	年	二十六萬
月	寅	星	八十一	辰	七十四	年	二十七萬
月	卯	星	八十四	辰	七十五	年	二十八萬
月	辰	星	八十七	辰	七十六	年	二十九萬
月	巳	星	九十	辰	七十七	年	三十萬
月	午	星	九十三	辰	七十八	年	三十一萬
月	未	星	九十六	辰	七十九	年	三十二萬
月	申	星	九十九	辰	八十	年	三十三萬
月	酉	星	一百零二	辰	八十一	年	三十四萬
月	戌	星	一百零五	辰	八十二	年	三十五萬
月	亥	星	一百零八	辰	八十三	年	三十六萬
月	子	星	一百一十一	辰	八十四	年	三十七萬
月	丑	星	一百一十四	辰	八十五	年	三十八萬
月	寅	星	一百一十七	辰	八十六	年	三十九萬
月	卯	星	一百二十	辰	八十七	年	四十萬
月	辰	星	一百二十三	辰	八十八	年	四十一萬
月	巳	星	一百二十六	辰	八十九	年	四十二萬
月	午	星	一百二十九	辰	九十	年	四十三萬
月	未	星	一百三十二	辰	九十一	年	四十四萬
月	申	星	一百三十五	辰	九十二	年	四十五萬
月	酉	星	一百三十八	辰	九十三	年	四十六萬
月	戌	星	一百四十一	辰	九十四	年	四十七萬
月	亥	星	一百四十四	辰	九十五	年	四十八萬
月	子	星	一百四十七	辰	九十六	年	四十九萬
月	丑	星	一百五十	辰	九十七	年	五十萬

開物 星之已 七十六



月 亥 三 星	月 戌 二 星	月 酉 一 星	月 申 九 星	月 未 八 星	月 午 七 星	月 巳 六 星
<small>三百</small> 卒	<small>三百</small> 十	<small>三百</small> 十	<small>二百</small> 七十	<small>二百</small> 四十	<small>二百</small> 二十	<small>二百</small> 十
辰 <small>四百三</small> 百	辰 <small>三百九</small> 百	辰 <small>三百</small> 六	辰 <small>三百</small> 四	辰 <small>三百</small> 十	辰 <small>三百</small> 五	辰 <small>三百</small> 二
年 <small>五萬</small> 九	年 <small>五萬</small> 八	年 <small>五萬</small> 七	年 <small>九萬</small> 七	年 <small>八萬</small> 四	年 <small>七萬</small> 三	年 <small>六萬</small> 二
坤 ☷	剝 ☶	觀 ☶	否 ☷	遁 ☶	姤 ☴	乾 ☰
	閉物 <small>星之戊三</small> 百一十五					唐堯始星之癸一百八 十辰二千一百五十七 <small>夏殷周秦兩漢兩晉六國 南北朝隋唐五代宋</small>

邵伯温曰。日爲元。元之數一。月爲會。會之數十二。星爲運。運之數三百六十。辰爲世。世之數四千三百二十。則是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紀三十年。則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爲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中。猶一年也。自元之元至辰之元。自元之辰至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蓋生生而不窮也。經世但著一元之數。舉一隅而已。引而伸之。則窮天地之數可知矣。日甲日之數一。歲一周。月子至亥。月之數十二。歲十二周也。星三百六十。隨天而轉。日一周。歲三百六十周也。一日十二辰。積

一歲之辰則歲四千三百二十辰也。自子至巳作息。自午至亥作消。作息則陽進而陰退。作消則陰進而陽退。開物於月之寅星之巳七十有六。閉物於月之戌星之戊三百一十有五月。至巳之終當辰之二千一百六十。為陽極陰陽之餘空各六月。至亥之終當辰之四千三百二十。為陰極陰陽之餘空各六月。凡二十有四。以當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焉。除四正卦凡六四六二十四。三百八十有四。去其二十有四。則所存者三百六十也。四正卦謂乾坤坎離居四方之正位。反復不變。故謂之四正。經世一元之運數。與成數焉。消息盈虧之

法在其間矣。所以藏諸用也。唐堯起於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也。故孔子贊堯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得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揚雄亦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蓋自極治之盛。莫過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考之曆數稽之天時。質之人事。若合符節。嗚呼盛哉。○西山蔡氏曰。一元之數。即一歲之數也。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前六會為息。後六會為消。即一歲之自子至

已爲息自午至亥爲消。開物於星之七十六。猶歲之驚蟄也。閉物於三百一十五。猶歲之立冬也。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或曰。氣盈於三百六十六。朔虛於三百五十四。今經世之數。槩以三百六十爲率。何也。曰。所以藏諸用也。消息盈虛之法。在其間矣。唐堯始於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何也。曰。以今日天地之運。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之。因以得之也。嗟夫。皇極一元之運。始於日甲。月子星甲辰子者。豈特曆數

之用而已哉。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是聖人所以見天地之心。又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也。非元氣之會。聰明過人者。其孰與此。豈特曆數之用而已哉。又曰。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察。所得而數者。即日月星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故月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爲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爲十

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胷胸屈伸。交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太初大衍耳。惟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元。以八十一為分。大衍之曆。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為元。三千四十為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天地之

數安得無差

朱子曰。經世書以十辟卦管十二會。細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酉。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二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之氣。及後。溫厚之氣。始盡。雖極而嚴。疑之。盡義亦放。此蓋地中之氣。難見。而孔子之論。為邦乃以夏時為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按圖以推。其說可見。○邵子皇極經世書。以元統十二會為一元。其萬八百年為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萬八百年。而地始成。又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開。又萬八百年。而子始註。便有一塊查滓。初在。其中。漸凝。結。塞。及天開。此子始。後。便。有。一。塊。查。滓。初。在。其。中。漸。凝。結。

而成地之初則溶軟後漸堅實今天山形自高而天下地便如  
水漾沙之勢以此知必是先有天下地有地有天下地便如  
感其方始是生如何物來○此是問天開於子極經世中說今不生可  
寅方有他物也。以數推得一元。十二會。三說。寅上生。物。是。到。其。上。  
方。知。有。他。人。物。也。有。一。元。二。歲。月。時。會。元。會。運。十。世。十。二。萬。  
而。九。千。六。百。年。也。為。一。元。二。歲。月。時。會。元。會。運。十。世。十。二。萬。  
不。及。未。知。人。物。至。成。上。磨。盡。時。天。地。壞。也。不。復。有。人。物。矣。問。  
突。來。既。有。形。氣。如。何。得。一。元。消。長。圖。蓋。以。本。書。約。之。箇。生。  
得。來。○。黃。氏。瑞。節。曰。一。元。消。長。圖。蓋。以。本。書。約。之。箇。生。  
今。一。詳。本。書。日。甲。一。位。為。一。元。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積。  
此。一。元。總。數。也。其。所。以。得。一。元。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積。  
之。也。月。子。會。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積。上。日。甲。統。十。二。  
位。為。十。二。會。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積。上。日。甲。統。十。二。  
也。其。所。以。得。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積。上。日。甲。統。十。二。  
一。位。為。一。元。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積。上。日。甲。統。十。二。  
一。得。萬。八。百。年。之。數。者。由。十。二。世。積。之。屬。也。月。子。統。之。位。其。為。所。

十世該三十年至亥十二位為十一之二蓋由該三百六  
十。年。世。該。三。十。年。至。亥。十。二。位。為。十。一。之。二。蓋。由。該。三。百。六。  
積。而。為。月。積。而。為。會。積。而。為。元。即。四。時。積。而。為。日。  
天。地。之。間。猶。一。年。是。已。然。邵。伯。溫。謂。一。元。之。數。在。  
何。從。而。知。其。終。耶。善。乎。西。山。先。生。之。言。曰。從。而。知。其。始。  
地。得。天。地。之。中。數。斯。言。何。謂。也。蓋。去。元。之。以。得。之。也。故。曰。  
堯。得。天。地。之。中。數。斯。言。何。謂。也。蓋。去。元。之。以。得。之。也。故。曰。  
已。星。四。千。八。百。年。當。之。已。往。九。千。六。百。年。之。半。以。上。為。六。  
萬。四。千。八。百。年。當。之。已。往。九。千。六。百。年。之。半。以。上。為。六。  
方。來。是。以。謂。中。數。也。堯。而。後。可。遞。工。即。推。矣。○。元。氏。明。  
善。曰。禹。是。即。位。後。八。年。得。甲。子。初。入。工。即。推。矣。○。元。氏。明。  
甲。子。初。入。工。即。推。矣。○。元。氏。明。  
得。六。萬。八。千。八。百。年。當。之。已。往。九。千。六。百。年。之。半。以。上。為。六。  
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當。之。已。往。九。千。六。百。年。之。半。以。上。為。六。  
歲。天。地。之。運。至。六。百。歲。分。為。十。二。會。二。萬。年。計。一。萬。八。  
如。是。又。五。千。四。百。年。而。地。之。重。濁。凝。結。者。久。會。始。五。千。四。百。  
年。當。會。之。中。而。地。之。重。濁。凝。結。者。久。會。始。五。千。四。百。  
清。之。天。混。合。為。一。故。曰。渾。沌。清。濁。矣。○。天。地。之。漸。轉。甚。也。  
五。千。四。百。年。而。地。之。重。濁。凝。結。者。久。會。始。五。千。四。百。

貞下起元。又肇一初。為子會之始。乃為混沌。是謂大  
 始。言一元之始也。是謂太一。言清濁之氣混合為一  
 而未分之也。自此騰上。有漸開明。又五千四百辰。日月星辰  
 中。輕清之氣。騰上。有漸開明。又五千四百辰。日月星辰  
 者。成象而共為天。又五千四百辰。日月星辰  
 天。開於子。濁氣雖搏在中間。然未凝結。堅實。故未有  
 地。又五千四百辰。濕潤之氣。為水。流而不凝。燥烈之氣  
 堅。實。而。成。土。石。濕。潤。之。氣。為。水。流。而。不。凝。燥。烈。之。氣  
 為。火。顯。而。不。隱。水。火。土。石。四。者。成。形。而。共。為。地。故。曰  
 地。開。於。丑。又。五。千。四。百。年。而。丑。會。終。而。自。寅。會。之。始  
 五。千。四。百。年。當。寅。會。之。中。兩。間  
 人。物。始。生。故。曰。人。生。於。寅。也。

經世四象體用之數圖萬物之數

日日聲平關

水水音開清

多良千刀妻

古黑安夫卜東

宮心 ●●●

乃走思 ■■■

日日聲七下唱地之用

水水音九上和天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平

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開

聲闢音平聲關音一千

音清聲開音清聲一千

六十四

八

日日聲平之一關

水水音開之一清

和開音清一之一一音古字和

唱平聲關一之一一音至十二音



一之二	一音至十聲和	一之二	一音至十二音
一之三	一音安字十聲和	一之三	一音至十二音
一之四	一音夫字十聲和	一之四	一音至十二音
一之五	一音卜字十聲和	一之五	一音至十二音
一之六	一音東字十聲和	一之六	一音至十二音
一之七	一音乃字十聲和	一之七	一音至十二音
一之八	一音走字十聲和	一之八	一音至十二音
一之九	一音思字十聲和	一之九	一音至十二音
一之十	一音至十聲	一之十	一音至十二音
一之十一	一音至十聲		
一之十二	一音至十聲		
一之十三	一音至十聲		

日月聲平翕

禾光元毛衰

龍 ○ ● ● ● ●

日月聲七下唱地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平  
聲翕音平聲翕音一千  
六十四

日月聲平之二翕

開音濁  
和律 二之一 一音至十聲和

二之二 二音黃字和

水火音開濁

口黃口父步兌

內自寺 ■ ■ ■

水火音九上和天之用  
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開  
音濁聲開音濁聲一千  
八

水火音開之二濁

平聲翕  
唱呂 二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二之二 二聲光字唱

二之三 三音口字和

二之三 三聲元字唱

二之四 四音父字和

二之四 四聲毛字唱

二之五 五音步字和

二之五 五聲衰字唱

二之六 六音兌字和

二之六 六聲龍字唱

二之七 七音內字和

二之七 七聲○字唱

二之八 八音自字和

二之八

二之九 九音寺字和

二之九

二之十

二之十

二之十一

二之十二

日星聲平關

水土音開清

開丁臣牛○

坤五母武普土

魚男●●●

老草□■■

日星聲七下唱地之用

水土音九上和天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平

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開

聲關音平聲關音一千

音清聲開音清聲一千

六十四

八

日星聲平之三關

水土音開之三清

開音清 和律 三之一 一音坤字和

平聲關 唱呂 三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三之二 二音五字和

三之二 二聲丁字唱

三之三 三音母字和

三之四 四音武字和

三之五 五音普字和

三之六 六音土字和

三之七 七音老字和

三之八 八音草字和

三之九 九音口字和

三之十

三之十一

三之十二

三之三 三聲臣字唱

三之四 四聲牛字唱

三之五 五聲口字唱

三之六 六聲魚字唱

三之七 七聲男字唱

三之八

三之九

三之十

日辰聲平翕

回兄君○龜

烏○●●●

日辰聲七下唱地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平

聲翕音平聲翕音一千

六十四

日辰聲平之四翕

開音濁 四之一 一音至十聲和

四之二 二音吾字和

水石音開濁

吾目文旁同

鹿曹□■

水石音九上和天之用

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開

音濁聲開音濁聲一千

八

水石音開之四濁

平音翕 四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唱

四之二 二聲兄字唱

四之三 三音目字和

四之三 三聲君字唱

四之四 四音文字和

四之四 四聲○字唱

四之五 五音旁字和

四之五 五聲龜字唱

四之六 六音同字和

四之六 六聲烏字唱

四之七 七音鹿字和

四之七 七聲○字唱

四之八 八音曹字和

四之八

四之九 九音口字和

四之九

四之十

四之十

四之十一

四之十二

月日聲上闕

火水音發清

可兩典早子

甲花亞法百丹

孔審

妳哉三山莊卓

月日聲七下唱地之用

火水音十二上和天之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上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聲闕音上聲闕音一千

發音清聲發音清聲一

六十四

千三百四十四

月日聲上之一闕

火水音發之一清

發音清和律

上聲闕

一之二 二音花字和

一之二 二聲兩字唱

音甲字和聲至十聲

音至十二音聲可字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之三	三音亞字和	一之三	三聲典字唱
一之四	四音法字和	一之四	四聲早字唱
一之五	五音百字和	一之五	五聲子字唱
一之六	六音丹字和	一之六	六聲孔字唱
一之七	七音姝字和	一之七	七聲審字唱
一之八	八音哉字和	一之八	
一之九	九音三字和	一之九	
一之十	十音山字和	一之十	
一之十一	十一音莊字和		
一之十二	十二音卓字和		

月月聲上翕

火火音發濁

火廣犬寶○

口華交凡白大

甬○●●●

南在口士乍宅

月月聲七下唱地之用

火火音十二上和天之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上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聲翕音上聲翕音一千

發音濁聲發音濁聲一

六十四

千三百四十四

月月聲上之二翕

火火音發之二濁

發音濁和律

一之一 一音口字和  
一之二 二音華字和

上聲翕唱呂

一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一之二 二聲廣字唱

二之三 三百文字和

二之四 四音凡字和

二之五 五音白字和

二之六 六音大字和

二之七 七音南字和

二之八 八音在字和

二之九 九音口字和

二之十 十音士字和

二之十一 十一音乍字和

二之十二 十二音宅字和

二之三 三聲犬字唱

二之四 四聲寶字唱

二之五 五聲〇字唱

二之六 六聲角字唱

二之七 七聲〇字唱

二之八

二之九

二之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月星聲上闢

宰井引斗○

鼠坎●●●

月星聲七下唱地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上  
聲闢音上聲闢音一千  
六十四

月星聲上之三闢

發音清和律 三之一一音巧字和  
聲至十聲

三之二二音瓦字和

火土音發消

巧瓦馬晚掛貪

冷采口口又拆

火土音十二上和天之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發音清聲發音清聲一  
千三百四十四

火土音發之三清

吐聲闢唱 三之一一音至十二音  
聲宰字唱

三之二二聲井字唱



三之三 三音馬字和

三之三 三聲引字唱

三之四 四音晚字和

三之四 四聲斗字唱

三之五 五音扑字和

三之五 五聲〇字唱

三之六 六音貪字和

三之六 六聲鼠字唱

三之七 七音冷字和

三之七 七聲坎字唱

三之八 八音采字和

三之八

三之九 九音口字和

三之九

三之十 十音口字和

三之十

三之十一 十一音又字和

三之十二 十二音拆字和

月辰聲上翕

火石音發濁

每永允〇水

牙兒萬排單

虎〇●●●

犖才〇〇崇茶

月辰聲七下唱地之用

火石音十二上和天之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上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聲翕音上聲翕音一千

發音濁聲發音濁聲一

六十四

千三百四十四

月辰聲上之四翕

火石音發之四濁

發音濁和律四之一一音口字和

上聲翕四之一一音至十二音

四之二二音牙字和

四之二一聲永字唱



四之三	三音兒字和	四之三	三聲允字唱
四之四	四音萬字和	四之四	四聲○字唱
四之五	五音排字和	四之五	五聲水字唱
四之六	六音單字和	四之六	六聲虎字唱
四之七	七音犖字和	四之七	七聲○字唱
四之八	八音才字和	四之八	
四之九	九音口字和	四之九	
四之十	十音口字和	四之十	
四之十一	十一音崇字和		
四之十二	十二音茶字和		

星日聲去闢	土水音收清
个向旦孝四	九香乙口丙帝
衆禁●●●	女足星手震中
星日聲七下唱地之用	土水音十二上和天之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去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聲闢音去聲闢音一千	收音清聲收音清聲一
六十四	千三百四十四
星日聲去之一闢	土水音收之一清
收音清一之十一	去聲闢一之十一
和律一之十一	唱呂一之十一
一之二	一之二

收音清一之十一 音九字和  
 和律一之十一 聲至十字和  
 一之二 二音香字和  
 去聲闢一之十一 音至十二音  
 唱呂一之十一 聲个字唱  
 一之二 二聲向字唱

一之三	三音乙字和	一之三	三聲旦字唱
一之四	四音口字和	一之四	四聲孝字唱
一之五	五音丙字和	一之五	五聲四字唱
一之六	六音帝字和	一之六	六聲衆字唱
一之七	七音女字和	一之七	七聲禁字唱
一之八	八音足字和	一之八	
一之九	九音星字和	一之九	
一之十	十音手字和	一之十	
一之十一	十一音震字和		
一之十二	十二音中字和		

星月聲去翕

化况半報帥

用○●●●●

星月聲七下唱地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去  
聲翕音去聲翕音一千  
六十四

星月聲去之二翕

收音濁  
一之二 一音近字和  
一之二 二音雄字和

土火音收濁

近雄王口精第

年匠象石口直

土火音十二上和天之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收音濁聲收音濁聲一  
千三百四十四

土火音收之二濁

去聲翕  
一之二 一音至十二音  
一之二 二聲况字唱

一之二	二音雄字和	一之二	二聲况字唱
-----	-------	-----	-------

三之三	三音王字和	三之三	三聲半字唱
三之四	四音口字和	三之四	四聲報字唱
三之五	五音葡字和	三之五	五聲帥字唱
三之六	六音第字和	三之六	六聲用字唱
三之七	七音年字和	三之七	七聲口字唱
三之八	八音匠字和	三之八	
三之九	九音象字和	三之九	
三之十	十音石字和	三之十	
三之十一	十一音口字和		
三之十二	十二音直字和		

星星聲去關	土土音收清
愛亘良奏○	丘仰美口品天
去欠●●●	呂七口耳赤丑
星星聲七下唱地之用	土土音十二上和天之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去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聲闕音去聲闕音一千	收音清聲收音清聲一
六十四	千三百四十四
星星聲去之三闕	土土音收之三清
收音清	去聲闕
三之一	三之一
一音至十聲和	一音至十二音
三之二	三之二
二音仰字和	二聲亘字唱

三之三	三音美字和	三之三	三聲良字唱
三之四	四音口字和	三之四	四聲奏字唱
三之五	五音品字和	三之五	五聲○字唱
三之六	六音天字和	三之六	六聲去字唱
三之七	七音呂字和	三之七	七聲欠字唱
三之八	八音七字和	三之八	
三之九	九音口字和	三之九	
三之十	十音耳字和	三之十	
三之十一	十一音赤字和		
三之十二	十二音丑字和		

星辰聲去翁

土石音收濁

退瑩巽○貴	兔○●●●●	星辰聲七下唱地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去	聲翁音去聲翁音一千	六十四	星辰聲去之四翁	收音濁四之一一音乾字和	四之二二音月字和	乾月肩口平田	離全口二辰呈	土石音十二上和天之	用聲一百一十二是謂	收音濁聲收音濁聲一	千三百四十四	土石音收之四濁	去聲翁四之一一音至十二音	唱呂四之一一音退字唱	四之二二聲瑩字唱
-------	--------	-----------	-----------	-----------	-----	---------	-------------	----------	--------	--------	-----------	-----------	-----------	--------	---------	--------------	------------	----------

四之三	三音眉字和	四之三	三聲異字唱
四之四	四音口字和	四之四	四聲○字唱
四之五	五音平字和	四之五	五聲貴字唱
四之六	六音田字和	四之六	六聲免字唱
四之七	七音離字和	四之七	七聲○字唱
四之八	八音全字和	四之八	
四之九	九音口字和	四之九	
四之十	十音二字和	四之十	
四之十一	十一音辰字和		
四之十二	十二音呈字和		

辰日聲入闕

舌○○○岳日

○○●●●●

辰日聲七下唱地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入  
聲闕音入聲闕音一千  
六十四

辰日聲入之一闕

開音清  
和律  
一之一  
音以字和  
聲一至十聲

一之二  
二音血字和

石水音閉清

癸血一飛必

■ ■ ■ ■ ■ ■ ■ ■ ■ ■

石水音五上和天之用  
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閉  
音清聲閉音清聲五百  
六十

石水音閉之一清

入聲闕  
唱呂  
一之一  
音至十二音  
聲舌字唱

一之二  
二聲○字唱

一之三	三音一字和	一之三	三聲○字唱
一之四	四音飛字和	一之四	四聲岳字唱
一之五	五音必字和	一之五	五聲日字唱
一之六		一之六	六聲○字唱
一之七		一之七	七聲○字唱
一之八		一之八	
一之九		一之九	
一之十		一之十	
一之十一			
一之十二			
一之十三			

辰月聲入翕

八○○○霍滑

○十●●●●

一 辰月聲七下唱地之用

一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入

聲翕音入聲翕音一千

六十四

辰月聲入之二翕

閉音濁和律

一之二 一音換字和  
二之二 二音賢字和

石火音閉濁

揆實實吹鼻

■ ■ ■ ■ ■ ■ ■ ■ ■ ■

一 石火音五上和天之用

一 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閉

音濁聲閉音濁聲五百

六十

石火音閉之二濁

入聲翕唱

一之二 一音至十二音  
二之二 二聲○字唱

三	三音寅字和	三	三聲○字唱
四	四音吠字和	四	四聲霍字唱
五	五音鼻字和	五	五聲骨字唱
六		六	六聲○字唱
七		七	七聲十字唱
八		八	
九		九	
十		十	
十一			

辰星聲入闢

○ ○ ○ ○ 六德  
 ○ ○ ● ● ● ●

辰星聲七下唱地之用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入

聲闢音入聲闢音一千

六十四

辰星聲入之三闢

閉音清和律  
三之一 音弃字和聲至十聲

三之二 二音口字和

石土音閉清

弃口米尾匹

■ ■ ■ ■ ■ ■ ■ ■

石土音五上和天之用

聲一百一十二是謂閉

音清聲閉音清聲五百

六十

石土音閉之三清

唱聲闢  
三之一 音至十二音聲○字唱

三之二 二聲○字唱





正聲

聲	二	聲	一		
兄丁	光良	回開	禾多	日	平
永井	廣兩	每宰	火可	月	也
瑩豆	况向	退愛	化个	星	去
○○	○○	○○	八舌	辰	入

正音

二	音	一	音		
吾五	黃黑	□坤	□古	水	開
牙瓦	華花	□巧	□甲	火	發
月仰	雄香	乾丘	近九	土	收
堯□	賢血	蚪弃	揆癸	石	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之三 三音民字和  
 四之四 四音未字和  
 四之五 五音瓶字和  
 四之六  
 四之七  
 四之八  
 四之九  
 四之十  
 四之十一

四之三 三聲○字唱  
 四之四 四聲玉字唱  
 四之五 五聲北字唱  
 四之六 六聲○字唱  
 四之七 七聲妾字唱  
 四之八  
 四之九  
 四之十

聲	九	聲	八	聲	七	聲
●●●	●●●	●●●	●●●	○男	○心	烏魚
●●●	●●●	●●●	●●●	○坎	○審	虎鼠
●●●	●●●	●●●	●●●	○欠	○禁	兔去
●●●	●●●	●●●	●●●	妾○	十○	○○

六	聲	五	聲	四	聲	三
龍宮	龜○	衰妻	○牛	毛刀	君臣	元千
甬孔	水○	○子	○斗	寶早	允引	犬典
用衆	貴○	帥四	○奏	報孝	巽艮	半旦
○○	比德	骨日	玉六	霍岳	○○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	音	八	音	七	音	六
□□	寺思	曹草	自走	鹿老	內乃	同土
□□	□三	才采	在哉	犖冷	南姝	單貧
□□	象星	全七	匠足	離呂	年女	田天
■	■	■	■	■	■	■

音	五	音	四	音	三	音
兌東	旁普	步卜	文武	父夫	目母	□安
大丹	排扑	白百	萬晚	凡法	兒馬	交亞
弟帝	平品	葡丙	□□	□□	眉美	玉乙
■	■	瓶匹	鼻必	未尾	吠飛	民米
						寅一

邵伯溫曰。太陽之數十。少陽之數十。太剛之數十。少剛之數十。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數凡四十。太陰之數十二。少陰之數十二。太柔之數十二。少柔之數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數凡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十得一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動植之全數。一百六十內去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一百九十二內去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動植之用數。以一百一十二唱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以一萬七千二十四

						十聲									
						●	●	●	●						
						●	●	●	●						
						●	●	●	●						
						●	●	●	●						
						●	●	●	●						
						十音		十音		十音		十音			
						■	■	■	■	■	■	■	■		
						茶	拆	宅	卓	崇	叉	乍	莊		
						呈	丑	直	中	辰	赤	震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唱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  
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物有聲色氣味可考而  
見唯聲爲甚有一物則有一聲有聲則有音有律則有  
呂故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數亦以四爲本本乎  
四象故也自四象而爲八卦自八卦而爲六十四天地  
萬物之數備于其間矣此與前元會運世其法同日日  
聲即元之元日之日也日月聲即元之會日之月也日  
星聲則元之運日之星也日辰聲則元之世日之辰也  
自餘皆可以類推之也○西山蔡氏曰凡太陽太剛少  
陽少剛之體數皆十康節曰陽數之爲十又日月星辰四象相

因而爲十六以十因十六爲一百六十凡太陰太柔少  
陰少柔之體數皆十二康節曰陰數之爲十二又水火土石四  
象相因亦爲十六以十二因十六爲一百九十二爲日  
月星辰水火土石之體以一百六十因一百九十二得  
三萬七百二十爲動以一百九十二因一百六十亦得  
三萬七百二十爲植是爲動植之全數於一百六十中  
去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  
爲日月星辰之用數於一百九十二中去太陽少陽太  
剛少剛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爲水火土石之用  
數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

為動物之用數。一百五十二。因一百一十二。亦得一萬七千二十四。為植物之用數。又以一萬七千二十四乘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為動植通數。凡日月星辰。暑寒晝夜。性情形體。耳目口鼻。元會運世。皇帝王伯之數。皆百六十。水火土石。雨風露雷。走飛草木。色聲氣味。歲月日辰。易書詩春秋之數。皆一百九十二。其去體得用。宛轉相因。同一法也。物有色聲氣味。唯聲為盛。且可以書別。故以正聲之平上去入。正音之開發收閉。列而為圖。以見聲音之全數。其○有其聲而無其字者也。其□有其音而無其

字者也。但以上下聲音調之。則自可通。其●即所去之四十八。其■即所去之四十也。陽數用十。陰數用十二者。即易之陽數用九。陰數用六也。○鍾氏過曰。右圖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為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土石相因為一百九十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是謂天之用聲。於地數內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為聲。水火土石四象為音。聲有清濁。音有闢翕。遇奇數則聲為清。音為闢。遇偶數則聲為濁。音為翕。聲皆為律。音皆為呂。以律唱呂。以呂和



正音之用數。正律以正呂之用數。一用數。和正律之用數。是謂一正  
 聲。五十二正聲。四律。感呂而聲生焉。四正音之用  
 數。萬有七千二。地。同和聲音。與律呂同順。是故古之  
 聖王。見天地萬物之情。暢然。後作樂。以崇之。命工以  
 謂之。以詩言志。以歌率舞。以聲依永。以律和聲。此所  
 是學也。豈直言釋音文義而已哉。○祝氏曰。宮商  
 角徵羽。分太少。為十聲。管以十千。六律。六呂。合為十  
 二音。管上十二支。分開發收閉。鋪布悉備。為圖三千四  
 八音。蓋取天圖各十。字無字。與六音。總字一萬四千。位八  
 音。有字。去無字。與無音。字八。止百九十二。所位。衍。或  
 內。外。八轉。而分。平。上。去。入。也。唇。舌。牙。齒。喉。而。分。開。發。十  
 止。百。五。十。二。所以。括。切。字。母。唇。舌。牙。齒。喉。而。分。開。發。十  
 之。無。音。也。謂。九。十。二。無。聲。位。中。有。位。而。切。不。出。者。以。聲。音。統

攝。萬。物。之。變。及。於。無。聲。無。音。則。備。矣。其。間。有。聲。而。無。音  
 雖。無。字。皆。洪。纖。高。下。遂。其。生。育。者。也。若。有。聲。而。無。音  
 有。音。而。無。聲。則。天。地。不。相。唱。和。獨。陽。不。生。獨。陰。不。成。  
 圖。有。其。位。實。無。其。物。也。聲。音。字。母。二。百。六。十。四。相。交  
 而。互。變。始。於。一。萬。七。千。二。百。七。十。六。以。取。掛。一。二。萬。八。千。九。百  
 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以。取。掛。一。二。萬。八。千。九。百  
 六。卦。以。觀。天。地。萬。物。之。進。退。盈。虛。消。長。也。○上。官。氏  
 萬。里。曰。自。胡。僧。了。義。圖。為。四。聲。等。字。為。翻。切。母。奪。造。化  
 之。巧。司。馬。公。指。掌。區。域。蓋。但。欲。為。翻。切。用。而。未。及。於  
 四。聲。皆。不。出。了。義。區。域。蓋。但。欲。為。翻。切。用。而。未。及。於  
 物。理。也。惟。皇。極。用。聲。音。而。推。矣。詳。見。祝。氏。銓。而。祝。氏。又  
 數。合。卦。而。萬。物。可。得。而。推。矣。詳。見。祝。氏。銓。而。祝。氏。又  
 或。與。康。節。有。異。同。處。○彭。氏。長。庚。曰。鄭。夾。而。祝。氏。又  
 為。經。七。音。為。緯。江。左。之。儒。為。韻。書。知。縱。有。四。聲。而。不  
 知。衡。有。七。音。縱。成。聲。為。律。音。為。呂。律。不。交。所。以。失。立。韻  
 之。源。今。考。經。世。書。聲。為。律。音。為。呂。律。不。交。所。以。失。立。韻  
 經。一。者。如。甲。至。癸。十。子。至。亥。十。二。也。於。聲。之。用。數。中。去。聲。而。切。韻。數。中  
 十。者。如。天。數。無。十。地。數。無。一。也。以。聲。配。音。而。切。韻。數。中  
 十。者。如。天。數。無。十。地。數。無。一。也。以。聲。配。音。而。切。韻。數。中

焉。翕開清濁辨焉。三萬四千八百音聲在其中矣。天下之聲既具而天下之色若臭若味皆在其中矣。此所以為萬物之數也。○黃氏瑞節曰：邵子之書，伯溫略發其微，至祝氏而其說詳，其用異。蔡氏蓋由博而之約也。右四象體用圖，取本書隱括為凡例，今以本書詳之。日月星辰四象為聲，日月星辰又自相加以。水加為土，石四象為音，水火土石又自相加以。相火為土，石四象為音，水火土石又自相加以。為四圖，共一十六圖，開發收閉各音為四圖，共一十六圖，聲之數每圖一十六，收閉各音為四圖，共一十六圖。二蓋平上去入，發收閉分，布細推以得之也。蔡氏取十聲為十圖，取十二音為十二圖，如第一音圖，古字平聲而可，个舌上，去入三聲隨之矣。第一音圖，古字開音而甲，九發收閉三音隨之矣。至於一萬七千二百四之數，但以一百十二因一，百五十二以百然之妙也。若夫以百聲起數，以數合卦，則其祝氏鈴而邵子未言，蔡氏未用云。

邵伯溫系述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成也。道變而為物，物化而為道。由是知道亦物也。物亦道也。孰知其辨哉？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有物之大莫若天地，然則天地安從生？道生天地而太極者，道之全體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形之判也。兩儀生四象，四象生而後天地之道備焉。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變於上而日月星

性理大全卷之六  
三



辰生焉。剛柔化於下而水火土石成焉。日月星辰成象於天。水火土石成體於地。象動於上而萬時生焉。體交於下而萬物成焉。時有消長。盈虛物有動植。飛走消長盈虛者。時之變也。動植飛走者。物之類也。時以變起。物以類應。時之與物。有數存焉。數者何也。道之運也。理之會也。陰陽之度也。萬物之紀也。定於幽而驗於明。藏於微而顯於著。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道生一。一為太極。一生二。二為兩儀。二生四。四為四象。四生八。八為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為本。原於一而衍之。以為萬窮。

天下之數而復歸于一。一者何也。天地之源也。日為元。元者氣之始也。其數一月。為會。會者數之交也。其數十二。星為運。運者時之行也。其數三百六十。辰為世。世者變之終也。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觀一歲之數。則一元之數觀矣。以大運而觀一元。則一元一歲之大者也。以一元而觀一歲。則一歲一元之小者也。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歲月日時各有數焉。一歲統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刻分毫釐。絜忽眇沒。亦有數焉。皆統於元而宗於一。終始往來而不窮。在天則為消長盈虛。在人則為治亂興。

廢皆不能逃乎數也。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太剛爲火。太柔爲水。少剛爲石。少柔爲土。陽之數十。陰之數十。剛之數十。柔之數十。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凡四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凡四十。有八。四而因之得一百。有六十。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得一百九十。有二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以陰陽剛柔之體數互相進退。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以陰陽剛柔之用數更唱迭和各得

萬有七千二十四。是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變化之數。日月星辰之變數。水火土石之化數。是謂動植之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變化之數再相唱和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本數者數之始也。體數者數之成也。用數者數之變也。致用則體數退矣。體數退則本數藏矣。體退而本藏則變化見矣。故謂之變化之數。變化者生生不窮之謂也。萬物者動植之謂也。故謂之動植之數。萬物之數滋而生焉。故謂之動植之通數。有數則有物。數盡則物窮矣。有物則有數。物窮則數盡矣。然數無終盡。數盡則復。物無

終窮物窮則變變故能通復故能久日月星辰變乎暑  
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化乎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  
天之變而唱乎地者也雨風露雷地之化而和乎天者  
也一唱一和而後物生焉暑寒晝夜變乎性情形體者  
也雨風露雷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性情形體本乎天而  
感乎地者也走飛草木本乎地而應乎天者也一感一  
應而後物成焉一唱一和一感一應者天地之道萬物  
之情也天地之道萬物之情其唯誠之謂乎凡在天地  
之間變美華夏皆人也動植飛走皆物也人各有品物  
各有類品類之間有理有數存焉推之於天地而後萬

物之理昭焉賾之於陰陽而後萬物之數觀焉天氣下  
降地氣上躋陽唱於前陰和於後然後物生焉天地有  
至美陰陽有至精物之得者或粹或駁或淳或漓故萬  
物之類或巨或細或惡或良或正或邪或柔或剛咸其  
自取之耳至于聲色形氣各以其類而得焉可考而知  
聲音為甚聲者陽也而生于天音者陰也而出乎地知  
聲音之數而後萬物之數觀矣知聲音之理而後萬物  
之理得矣人之有類亦由物之有類也人類之數亦由  
物類之數也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于太極者其唯人  
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

而由之者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爲一體，萬物爲一身。善救而不棄，曲成而不遺，以成能其中焉。生物之道，夫類屬陽，地類屬陰，陽爲動，陰爲植，陽之陽爲飛，陰之陰爲走，動而飛者親上，走而植者親下。天有至粹，地有至精，人類得之則爲明哲，飛類得之則爲鸞鳳，走類得之則爲麒麟，介類得之則爲龜龍，草類得之則爲芝蘭，木類得之則爲松柏，石類得之則爲金玉，萬物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天有至戾，地有至幽，人類得之則爲妖孽，飛類得之則爲梟鴟，走類得之則爲虎狼，介類得之則爲虺蜴，草類得之則爲至毒木，類得之則爲不材石。

類得之則爲殭礫，萬物亦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天地氤氳，萬物化醇，言致一也。感應之不一，則氣不粹，氣不粹則生物不美。是故致治之世則賢人衆多，龜龍游於沼，鳳鳥翔于庭，天降甘露，地出醴泉，百穀用成，庶草蕃庶，順氣之應也。衰亂之世則反此，逆氣之應也。逆順之應由人心之感焉。故古之聖人自昭明德，協和萬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日月星辰不忒其序，風雨晦暘不失其常，山川鬼神以寧，鳥獸魚鼈咸若。天人之際安可忽哉！大哉時之與事乎！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時者天也，事者人也。時動而事起，天運而人從，猶形行而影

會聲發而響應歟。時行而不留。天運而不停。違之則害。逆之則凶。故聖人與天並行而不逆。與時俱逝而不違。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時不能違。天物不能違。時聖人不能違。物時不能違。天故天運而必變。物不能違。時故時變而必化。聖人不能違。物故物化而必順。聖人唯不能違。物故天亦不能違。聖人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之時由人之事乎。人之事由天之時乎。故天有是時。則人有是事。人有是事。則天有是時。興事而應時者。其惟人乎。有其時而無其人。則時不足以應。有其人而無其時。則事不足以興。有其人而無其時。則

有之矣。有其時而無其人。蓋未之有也。故消息盈虛者。天之時也。治亂興廢者。人之事也。有消長盈虛而後有。春夏秋冬。有治亂興廢而後有。皇帝王伯。唐虞者。其中。天而興乎。堯舜者。其應運而生乎。何天時人事之相驗。歟。先之者則未之或。至後之者則無以尚之。其猶夏之。將至日之向中乎。故聖人刪書。斷自唐虞。時之盛也。脩。經始於周平。道之衰也。故聖人懼之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繫之。以萬世之法。法者何也。君臣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倫也。性之者。即乎人也。誠之者。君子也。違之者。小人。也。亡之者。禽獸也。而世之則為治。廢之則為亂。用之則為

中國舍之則爲夷狄。五伯去王也遠矣。不猶愈於狄乎。當世之諸侯去伯也遠矣。鄰於狄也不亦近乎。微聖人之生春秋之作。則天下後世之人。其被髮左衽矣。春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王者舉而用之。則帝王之功豈難致哉。

性理大全書卷之八

性理大全書卷之九

皇極經世書三

邵伯溫解

觀物內篇之一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乾坤謂之物。則天地亦物也。天地有物之大者耳。既謂之物。則亦有所盡也。然有所謂悠久無疆者。固未嘗盡也。

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天地之道不  
過陰陽剛柔而已。



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

陰陽消長而為寒暑。一寒一暑而四時成焉。剛柔交錯而有夷險。一夷一險而四維成焉。四時者天之道。四維者地之理也。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斯所以為大者也。

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物之資始，資生可謂大矣。然不自以為大，故能成其大也。

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天圓故主動。地方故主靜。動之始則陽生。本乎動者也。天雖主動。動之極則陰生。有時而靜矣。靜之始則柔生。本乎靜者也。地雖主靜。靜之極則剛生。有時而動矣。此所謂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蓋言其體則天動而地靜。言其用則天有陰陽。陰靜而陽動也。地有柔剛。柔靜而剛動也。是天地皆有動靜也。此所謂一陰一



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

統言之則曰陰陽剛柔。陰陽剛柔又有小大。則為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也。

太陽為日

日者至陽之精也。故太陽為日。在地則為火。先天圖以乾為日。乾之位正在正南。

太陰為月

月者至陰之精。得日氣而有光。故太陰為月。在地則為

水。先天圖以兌為月。兌之位正在東南。

少陽為星

星者日之餘。有光而見。故少陽為星。在地則為石。先天圖以離為星。離之位正在正東。

少陰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

辰者天之土。不見而屬陰。故少陰為辰。在地則為土。先天圖以震為辰。震之位正在東北。

太柔為水

水者天下至柔之物也。其性潤下。故太柔為水。在天則為月。先天圖以坤為水。坤之位正在正北。

太剛爲火

火者天下至剛之物也。其性炎烈。故太剛爲火。在天則爲日。先天圖以艮爲火。艮之位。在西北。

少柔爲土

土之爲物亦柔也。其性軟緩。故少柔爲土。在天則爲辰。先天圖以坎爲土。坎之位。在正西。

少剛爲石

石亦剛物也。其性堅。故少剛爲石。在天則爲星。先天圖以巽爲石。巽之位。在西南。此圖繫辭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也。此所謂伏羲八卦。

也。或曰。皇極經世捨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矣。金出於石而木生於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然後有木。金者從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一類也。是豈捨五行而不用哉。五行在其間者。此之謂也。皇極經世用水火土石。以其本體也。洪範用金木水火土。以其致用也。皆有所主。

其歸則一。或曰先天圖八卦次序與所爲之物與周易不同。何也。曰先天圖八卦次序始於乾而終於坤。此先天也。伏羲八卦也。周易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此文王八卦也。非獨八卦如此。六十四卦亦不同也。伏羲易無文字。獨有卦圖。陰陽消長而已。孔子於繫辭亦嘗言之矣。聖人立法不同。其道則相爲先後終始而未嘗不同也。此皆有至理。在乎信道者詳考焉。

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兩儀。兩儀又判而爲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判而爲太陽

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而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於天而爲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成形於地而爲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於日而得火。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水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隕而爲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

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聲響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時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

日為暑

太陽為日。暑亦至陽之氣也。

月為寒

太陰為月。寒亦至陰之氣也。

星為晝

少陽為星。晝亦屬陽。

辰為夜

少陰為辰。夜亦屬陰。

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

日月星辰交而後有暑寒晝夜之變。有暑寒晝夜之變而後歲成焉。

水為雨

雨者水氣之所化。

火為風

風者火氣之所化。

土為露

露者土氣之所化。

石為雷

雷者石氣之所化。然四者又交相化焉。故雨有水。雨有火。雨有土。雨有石。雨則為霖霖之雨。火雨則為苦暴之雨。土雨則為霹靂之雨。石雨則為雹凍之雨。所感之氣如此。皆可以類推也。

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

水火土石交而後有雨風露雷之化。有雨風露雷之化而後物生焉。

暑變物之性

物之性屬陽故為暑之所變

寒變物之情

物之情屬陰故為寒之所變

晝變物之形

形可見故屬陽為晝之所變

夜變物之體

體有質故屬陰為夜之所變

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

性情形體交而後有動植之感。感者唱也。陽唱乎陰也。

雨化物之走

雨潤下故走之類感雨而化

風化物之飛

風飄揚故飛之類感風而化

露化物之草

露濡潤故草之類感露而化

雷化物之木

雷奮迅而出故木之類感雷而化。然飛走草木又更相

交錯而化。如木之類亦有木之木。有木之草。木之飛。木之走。其他皆可以類推也。

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

走飛草木交而後有動。植之應。應者和也。陰和乎陽也。性情形體本乎天者也。飛走草木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有感焉。本乎地者有應焉。一感一應。天地之道。萬物之理也。

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走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走也。飛。感暑而變者性之飛也。感寒而變者情之飛也。感晝而變者形之飛也。感夜而變者體之飛也。

夜而變者體之飛也。草感暑而變者性之草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草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草也。木感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情之木也。感晝而變者形之木也。感夜而變者體之木也。性應雨而化者走之性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性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性也。情應雨而化者走之情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情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情也。形應雨而化者走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形也。應露而化者草之形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體應雨而化者走之體也。應風而化者飛之體也。應露而化者草之體也。

也。應雷而化者木之體也。

天地之生物所以萬殊而不同者。以感應之交錯也。感應之交錯。所以謂之變化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之謂也。

性之走善。色之情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味性之飛善。色之情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體之飛善。味性之草善。色之情之草善。聲形之草善。氣體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色之情之木善。聲形之木善。氣體之木善。味性之善目。草之情善目。木之情善鼻。走之形善耳。飛之體善目。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目。草之

形善口。木之形善鼻。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目。草之體善口。木之體善鼻。

物有聲色氣味。人有耳目口鼻。此又言人物之有所合也。天地之生物皆以其類而有所合焉。

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飛走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于萬物。不亦宜乎。暑寒晝夜無所不變。雨風露雷無所不化。性情形體無所不感。飛走草木無所不應。然後能生而為人。故唯人為能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



性理大全書卷九  
十一  
善萬物之味。不獨耳目口鼻能善萬物之聲色氣味。而心之官又能善萬物之理。此所以靈于萬物也。蓋天地巨物也。分而為萬物。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能備天地兼萬物者。人之謂也。故能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唯聖人然後能踐形。能踐形則能反身而誠之。求諸己而天下之理得矣。衆人則日用而不知。役於萬物而喪其良貴。雖謂之人。曾何異於物哉。

### 觀物內篇之二

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

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

人有耳目口鼻。物有聲色氣味。人之耳目口鼻能收物之聲色氣味者。蓋以人之與物本乎天地之一氣。同乎天地之一體也。是故聖人盡己之性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己之與人。人之與物。本乎一道。故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

體本無體。故惟化是體。用本無用。故惟變是用。體用變化。天地之至妙者也。自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

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

物有巨細。人有賢愚。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物物之巨細如此。生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人之謂也。言人能兼兆物也。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人之賢愚如此。生一一之人。能當兆人者。聖人之謂也。言聖人能兼兆人也。聖人非徒能兼兆人。又能兼兆物。能兼兆物。兆人又能兼天地者。聖人之謂也。兼兆物則謂之至物。兼兆人則謂之至人。至物者。物之物也。至人者。人之人也。以一至物當一至人。則謂之聖人。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物之至者也。聖人之於人。人之至者也。天下之物。或相倍蓰。或相千萬。物之不齊。物之

情也。物之不齊如此。唯聖人能盡之者。以能兼兆物兼兆人。又能兼天地故也。

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

天下人之心。一人之心是也。故能以一心觀萬心。天下人之身。一人之身是也。故能以一身觀萬身。萬物之理。一物之理是也。故能以一物觀萬物。萬世之事。一世之事是也。故能以一世觀萬世。聖人能兼天地人物。又能兼古今。故能如此。

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

焉。

聖人心合天意。言行皆與天合。故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天地以無心為心。天何所容心哉。故唯能無心而後能代天意。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唯能無言而後能代天言。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何為哉。故唯能無為而後能代天工。天事焉。

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

知陰陽消長之道。故能上識天時。知剛柔夷險之理。故

能下盡地理。知巨細品類之別。故能中盡物情。達利害成敗之幾。故能通照人事。

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

能與天地參。故能彌綸天地。能顯諸仁藏諸用。故能出入造化。能通乎晝夜之道。故能進退古今。能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故能表裏人物。

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聖人不世出也。故曰非世世而效聖焉。察心觀迹探體潛用。先聖後聖。其道一也。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故雖億千萬年。亦可以理知之。猶旦暮之間也。

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天地萬物皆一本。故雖萬殊。理無異致。乾坤之道。簡易。

而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妄言妄知者不知易簡之道。奮私智肆邪說以滅天理。孟子所謂惡夫鑿者也。

觀物內篇之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理性命皆一也。至於命則理性之所處矣。三者皆在於道。故曰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是知道為天地之本

道生天地。故道為天地之本。

天地為萬物之本

天地生萬物。故天地為萬物之本。

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

道生天地。故道為天地之本。以道觀天地。則天地為道之物也。天地生萬物。故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天地之物也。道則無有邊際。天地則有盡。有盡則所以為道之物也。天地則無不覆載。物則有窮。有窮則所以為天地之物也。

道之道盡之于天矣

有道然後有天。天本乎道者也。

天之道盡之于地矣。

有天然後有地。地本乎天者也。

天地之道盡之于物矣。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物本乎天地者也。

天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

人者天地五行之秀氣。受天地之中以生。為萬物之至靈。而備天地萬物者也。故能配天地而命萬物。

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唯聖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我。能知天地萬物之

道。皆備於我。則能盡天下之理。能盡天下之理。則能

民。而後可以治民矣。

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

天之於物無不發生。故能盡物。

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

聖人之於人也無不仁愛。故能盡人。

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與昊天為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一世之萬民與

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爲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爲一道也明矣

昊天與萬物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物聖人之與萬民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民萬民與萬物同乎一道則聖人與昊天亦同乎一道矣一世之萬物與一世之萬民同乎一道則萬世之萬物與萬世之萬民亦同乎一道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物也民也聖人也天也其道一也故古之聖人以一心而推萬心以一物而觀萬物以一世而知萬世者蓋由斯道也

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有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于其間矣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有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牧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有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昊天以四府盡物聖人以四府盡民天之四府時也聖人之四府經也天時聖經相因而成天時則陰陽升降

而爲春夏秋冬。聖經則禮樂污隆而爲易書詩春秋。春夏秋冬易書詩春秋皆有生長收藏之道。其道更相爲消長污隆萬物萬民盡于其間矣。故皆謂之曰四府。

### 觀物內篇之四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

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

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

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

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

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秋。

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

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五伯之時如冬。

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

天時迭爲消長。聖經更爲污隆。其道如此。可以意會。不



可以言求也

生生者脩夫意者也。生長者脩夫言者也。生收者脩夫象者也。生藏者脩夫數者也。長生者脩夫仁者也。長長者脩夫禮者也。長收者脩夫義者也。長藏者脩夫智者也。收生者脩夫性者也。收長者脩夫情者也。收收者脩夫形者也。收藏者脩夫體者也。藏生者脩夫聖者也。藏長者脩夫賢者也。藏收者脩夫才者也。藏藏者脩夫術者也。

意言象數言其本末。仁義禮智言其先後。性情形體言其大小。聖賢才術言其優劣。

脩夫意者三皇之謂也。脩夫言者五帝之謂也。脩夫象者

三王之謂也。脩夫數者五伯之謂也。

皇帝王伯之道如此。

脩夫仁者有虞之謂也。脩夫禮者有夏之謂也。脩夫義者有商之謂也。脩夫智者有周之謂也。

仁義禮智在人則與性俱生。在時則有先後之序。

脩夫性者文王之謂也。脩夫情者武王之謂也。脩夫形者周公之謂也。脩夫體者召公之謂也。

德有大小。則化有淺深。

脩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脩夫賢者晉文之謂也。脩夫才者齊桓之謂也。脩夫術者楚莊之謂也。

秦穆改過自捨得聖之事而已

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易以道陰陽陰陽消長唯其時而已。故皇帝王伯所以為易之體也。書以道事帝王之迹存焉。故虞夏商周所以為書之體也。詩以道志始於二南而終於雅頌。故文武周召所以為詩之體也。春秋以道名分至於五伯名分亂矣。仲尼以春秋正其名分春秋皆五伯之事也。故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

三皇脩夫意。五帝脩夫言。三王脩夫象。五伯脩夫數。易具是四者。故意言象數為易之用。有虞脩夫仁。有夏脩夫禮。有商脩夫義。有周脩夫智。故仁義禮智為書之用。文王脩夫性。武王脩夫情。周公脩夫形。召公脩夫體。故性情形體為詩之用。秦穆脩夫聖。晉文脩夫賢。齊桓脩夫才。楚莊脩夫術。故聖賢才術所以為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

心無所在而無所不在。故以用言。迹有方所。故以體言。

心迹體用之間有權存焉。則所謂體無定用。唯變是用。用無定體。唯化是體者也。如是。則心迹體用俱以泯矣。文中子所謂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唯聖人爲能盡之。竊嘗論之。心迹之義大矣哉。聖人方其寂然不動。則烏有所謂心迹者焉。雖鬼神莫得而窺也。及其酬酢應變。吉凶與民同患。則心迹於是乎判矣。莊子所謂迹者。人之所履。豈其所履哉。信斯言也。徒徇聖人之迹。而不達聖人之心。是皆膠柱鼓瑟。刻舟記劍者也。蓋天下之理。一涉于事物。則必有迹。有迹則有方所。若聖人之心。則無所在。亦無所不在。無方所者也。古之善學聖人者。求其

心而不求其迹。如曾子謂孔子言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獨以謂非君子之言。有爲而言之也。苟直以其言爲然。而不知其所以言。則失聖人之心矣。是泥乎迹者也。若有子可謂能知聖人之心者也。古人有以不學柳下惠而學柳下惠者。亦此之類也。嗚呼。不知聖人之心。而徒徇聖人之迹。則害於道。害於道者。楊墨之徒是也。學者宜有以辨之。竊聖人之迹。而爲姦爲惡者。則害於國家。害於國家者。莽卓之徒是也。人君宜有以辨之。學者不知辨。則卒至於無父無君。人君不知辨。則至於竊國弑君。嗚呼。自非聖智。其孰能辨之哉。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為無有之謂也。無為者。非不為也。不固為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為。固為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歟。

含容不顯之謂意。意在理中。未見乎迹者也。任理則無為。所以為三皇帝。則有教。有教則有言。王則事功著。故

有象。伯則任智力。故曰同數而異率。任理無為。天何言哉。以道化天下者也。以道化天下。故天下以道歸焉。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為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為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己無已有。則舉一毛以取與于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